

通关文

通关文序

修真大道，窃阴阳，夺造化，了性命，脱生死，为超凡入圣，成仙作祖之大事，非尘世一切草霜水泡，忽有忽无，虚而不实之小事可比。奈何天下道人管窥蠡测，以大事为小事，以小事为大事，重其假而轻其真。道不远人，人之为道而远人。所以古人谓学道者如牛毛，成道者如麟角。吾曰：今人学道者如牛毛，闻道者如麟角。何言之？古人闻道者多，而成道者少；今人学道者多，而闻道者少。今人学道之数，倍於古人学道之数；今人闻道之数，少於古人成道之数。以致今人学道者如牛毛，而闻道者如麟角矣。原其故，皆因学人一身偏病，满腔邪气，所以感不动师友。以故空过岁月，枉劳跋涉[]怀。因将所得於师者，尽发泄於阐真、会要、直指、会心、原旨、指南、悟道、破疑等书之内，以结知音，吾愿足矣。然犹恐学者舍近求远，不知先尽自己之事，而即妄想他人之事，因著通关文一书，为学者助一炬之明。先学个无病好人，自卑登高，由近达远，庶乎明师得遇，良友得逢，大道可闻。书内节目虽小，关事甚大，言辞虽鄙，益人甚多。虽曰通关，而性命修持之功，无由此步，见者甚勿以节鄙言而弃之。若[]上智高明之士，原自大路开通，一遇明师，不难得真，通关之功，无所用之也。

嘉庆十七年岁次壬申冬至日

素朴散人自序

色欲关

吕祖云：二八佳人体似酥，腰中仗剑斩愚夫。虽然不见人头落，暗里教君骨髓枯。邱祖云：从正修持须谨慎，扫除色欲自归真。又云：割断丝萝乾金海，打开玉锁出樊笼。此皆祖师大慈大悲，教人去色欲而趋生路也。夫色欲一事，为人生要命第一大关口，最恶最毒。何以知其为要命关口？凡人一见美色，魂飞魄散，淫心即动。淫心一动，欲火即起，气散神移。形虽未交，而元精暗中已洩，性已昧，命已摇。而况在色场中，日夜贪欢，以苦为乐，以害为快。有日油涸灯灭，髓竭人亡，虽欲不死，岂能之乎？故修道者，戒色欲为第一着。但色欲最不易除，亦所难防。人自无始劫以来，从色道中而生，从色道中而死，生生死死，大半是色魔作殃。色魔有动这於天者，有出之於人者。动之於天者，是历劫根尘，发於不知不觉之中，起於无思无虑之时；出之於人者，见色而情生，遇境而神驰。古今多少英雄豪杰，诸般大险大难境遇，能以过去得，独於色魔一关，皆被挡住。四大无力，不能挣扎跳出。若非金刚铁汉，丈夫烈士，摆不开，丢不下。修道者，须知的色魔是讨命阎王，务必很力剿除。即美如西施，姣若杨妃，犹如臭皮囊。视之不动不摇，不迷不昧，遇如不

遇，见如不见，时时防备，刻刻返照，不使有毫发欲念，潜生於方寸之中。亦如农夫务田除草，渐生渐除。宿根除尽，不容异日复生。果若除尽色根，自然灵苗发生。何以知其除尽？果若真实色根除尽，虽遇美色，不知其为美，虽见女子，不知其是女子。若见美色女子，犹知是美色女子，纵能当场强制，不动欲念，尚有宿根未拔干净，日久难免潜生。世间顽空守静之辈，人前夸口，自谓已绝欲念，每每梦中洩精，无法可制。自己吃了昧心食，欺己欺人。殊不知我不生欲，却有生欲者在内，窝藏欲念，岂是容易而绝？特以有根尘未尽也。然虽不易尽，必要狠力勇猛，下一番死功夫。不能除而勉强除，不能去而勉强去，功深日久，终有除去之时。若色根拔尽，则色身坚固，而法身易修。其余关口，皆易为力。若身根不能拔尽，这一关口过不去，则一切关口，俱不能过去也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色欲关口打通，畏色如畏虎，防欲如防蝎，外而对景忘情，内而欲念不生。防危虑险，保养精神，学道有望。不但出家者当如是，即在家者，虽绪人伦、延后代，亦宜寡欲色。能寡色欲，精壮气足，后天充实，足以却病延年，且能广种子嗣。昔黄帝文王多子，皆是寡欲之效。不论在家出家，俱当以戒色欲为首着。否则色欲之心未去尽，妄相明道，难矣。

恩爱关

悟真云：人生虽有百年期，夭寿穷通莫预知。昨日街头犹走马，今朝棺内已眠尸。妻财抛下非君有，罪孽将行难自欺。大药不求争遇，遇之不炼是愚痴。又云：为道须要猛烈，无情心刚似铁。直饶男女妻妾，更与他人何别。此皆教人看淡世事恩爱，急修性命也。人生在世，万般皆假，惟有性命是真。举世之人认假为真，将性命二字置於度外，恩爱牵绊，为衣为食。百忧感其心，万事劳其形。昼夜奔忙，千谋百计，损人利己，贪图无厌。水火刀兵之处也去，虎狼烟瘴之处也去，生死不顾，存亡不管，碌碌一生，无有休歇，为子女作长久计，及至精神耗散，气血衰败，大病例临身，卧床不起。虽有孝子贤孙，替不得患难，姣妻爱妾，代不的苦楚。生平恩爱，到此一无所恃。三寸气断，一灵不返。彼是谁而我是谁，言念及此，生平恩爱，有何实济？既无实济，则知恩爱为人生之大苦，须要早早看破。欲要看破，须先将此恩爱利害，暗中尝探一番。尝探来，尝探去，尝探出甜中有苦，恩中有害，是实实知的恩爱是假事，晓的恩爱是多事，自然不在泥滩上着脚，火坑中安身。别有个主见在内，而不为恩爱所牵扯矣。果能尝探出恩爱中苦味，欲出世，则大解大脱，得以修持性命而无拘无束。即住世，亦明明朗朗，物来顺应，可无伤无损。盖悟的恩爱是苦，即能逢场作戏，自由自专，不受恩爱之害矣。然父子兄弟夫妇既聚会在一本戏中，为父者亦必出为父的道理，为子者亦必做出为子的道理，为兄者亦必做出为兄的道理，为弟者亦必做出为弟的道理，为夫者亦必做出为夫

的道理，为妇者亦必做出为妇的道理。当知各尽道理，自己本分中应当如是，但不过心中明白是逢场作戏，大家合伙，将这一本戏顺顺序序作个完结，彼此了事也。如是应去，既不伤天伦，又不昧本性，便是在家出家，在尘出尘，有多少便宜快活处。昔庞居士、传大士、葛仙翁、许真君、张天师、三茅真君，皆是在家出家，而能大成其道者。此住家者当如是。若是出家者，除事亲养生送死而外，其余恩爱，必须一刀两段，脱卸绳索，绝不可有一毫沾染牵挂。稍有一毫沾染牵挂，便坏大事。不但不能修道，而且不能明道。特以心中有恩爱二字搅扰。既有恩爱搅扰，便是看不开恩爱。看不开恩爱，便被恩爱关口挡住，如何奔得前程？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恩爱关口打通，无牵无挂扯，脱洒洒，一心学道，自有进益。否则，恩爱舍不的，常挂心胸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荣贵关

道德经曰：虽有拱璧以先驷马，不如坐进此道。至圣曰：富与贵，是人之所以欲也。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悟真曰：不求大道出迷途，纵负贤才岂丈夫。百岁光阴石火烁，一生身世水泡浮。只贪利禄求荣显，不顾形容暗瘁枯。试问堆金如岱岳，无常买的不来无？邱祖曰：心安不说三公位，性定强如十里城。此皆教人以道义为重，而不可贪恋荣贵也。夫荣贵，有天爵之荣贵，有人爵之荣贵。天爵者，道德仁义是也；人爵者，功名禄位是也。求人爵者，读书苦攻，十年寒窗，日夜用功，废寝忘食，不知费尽多少心思，耗了多少精神，方得功名到手。虽得功名，而大小又不可必。或有发秀而不能发科者，或有发科而不能会进者，或有会进而不能登仕者，或有登仕而得失存亡又不可保者。如此艰难，耗散精神，消化气血，以真换假，图此虚名，荣在何处，贵在何处？更有功名未得而伤癆早发，痰喘气促，行动艰难，性命莫保，岂不可伤可叹！其所谓荣贵者，不过所坐者轿，所乘者马，所衣者纱罗绸缎，所食者羔羊海味。徒以装身体，充口腹，耀人耳目。究之身心大伤，受福无几，大限即到，临时荣贵莫持，与无荣贵者同一泯灭，何贵乎荣贵？修天爵者，饱仁义而味道德，敛浮华而就朴实，蓄精神而养正气，尊德性而道学问。不肯以真换假，不肯以苦为乐，自尊自贵，自足自满，宠辱不到，咎誉难加，造化不能拘，阴阳不能移，吉凶不能近，完成本来乾无面目，天地喜悦，鬼神尊服，方且披天衣，食天禄，享天寿，其荣贵永久长存，较之尘世霜露之荣贵，何啻云泥之异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尘世虚假荣贵关口打通，好作出世真正荣贵事业。打通尘世荣贵关口，不是教避荣贵，是要於荣贵境遇处，做出不贪荣贵的实落功夫。或处荣贵而恃荣贵，或居荣贵而贪荣贵，或出荣贵而不忘荣贵，或见荣贵而知是荣贵，或遇荣贵而谄媚荣贵，皆是不曾打通关口。若实实悟的荣贵

能乱人之性，荣贵能迷人之心，荣贵能骄人之气，荣贵能败人之德，荣贵能纵人之恶，荣贵能伤人之身，荣贵能送人之命，荣贵是大苦，荣贵是火坑，荣贵是泥涂，方是打通关口。可以入乎荣贵之中，而不为荣贵所伤矣。昔人亦有在荣贵场中成道者，如鲍倩、淮南子、东方朔、许旌阳、梅真人、葛仙翁、抱朴子、罗状元，俱是大隐居朝，成就大事。盖缘早已看的开，识的透，故在大火里栽莲，泥水中抛船，借世法而修道法，显晦逆顺，人莫能测，非贪荣贵也。不但出世者要看破荣贵，即入世者能看破荣贵，自然别有个主见。得志则忠君爱民，尽心竭力，做出一番经纶大事。绝不与虚位素食者相同。不得志则独善其身，修道立德，品行高超。亦不与庸愚混世者相等。昔伊尹相汤，非图荣贵，盖欲以斯道觉斯民也。孔子周游列国，孟子游食诸侯，岂是求荣贵？盖欲行其道以求世也。至於周程张朱，皆是不贪荣贵，可仕则仕，可止则止。自古大圣大贤，皆是以道为重，不在荣贵上着意也。世间糊涂学人看不破荣贵，或居荣贵又舍不的荣贵，或自不荣贵而羡慕荣贵，或结交势力之家而谋利，或来往公候之门以为荣。既贪荣贵，又想修道。迷迷昏昏，邪思乱想，捉东捞西。无怪乎碌碌一世，到老无成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世路荣贵关口打通，处荣贵者忘其荣贵，无荣贵者莫羡慕荣贵。以明道为贵，以成道为荣贵，庶乎志念归真，前程有望。否则凤假荣贵为真荣贵，荣贵一念结於胸怀，茅塞灵窍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财利关

至圣云：君子喻於义，小人喻於利。老祖云：不贵难得之货。又云：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。吕祖曰：堆金积玉满山川，神仙冷笑应不采。此皆教人不可贪图财利，有坏大事也。但财有世财法财之别。世财者，金银珠玉是也；法财者，功德精诚是也。图世财者重金银而轻功德，千谋百计，明取暗窃，损人利己，轻出重入。恨不的天下之财，为我一人所有，世间之利，为我一人独得。无财不觅，无利不搜，舍身拼命而不顾，瞒心昧己而不管。有了十贯想百贯，有了百贯想千贯，有了千贯想万贯。贪心不足，至死不肯回头。殊不知大限一到，纵然富如石崇，财似万山，买不转阎王老子，避不过生死轮回。只落的罪孽随身，满载而归，分文钱不能带去。到的此时，悔之何及？更有一等迷瞪汉，只知积财，吃也舍不的，穿也舍不得，又不肯恤孤怜寡，又不知扶危救困，独为看财奴，慳贪鬼。断气在於眼前，而犹吩咐子孙如何生财，如何聚财。何人少我债，何处有我钱。呜呼！三寸气断，万有皆空，此身亦不属我，何况於财，岂不愚哉？积法财者，重功德而轻金银，俯视一切，万缘不起。积功累行，苦己益人，广行方便，以性命为珠宝，以仁义为金玉，以惜气养神为货利，以存诚保真为富有，以清静无为为家业。至於尘世金银财宝，犹如石土视之

。盖以所求者，先天之真宝，而尘世一切假宝，何足恋之。学道者若有些儿贪财谋利之心，便碍大道。虽修行人，此身未离尘世，不能全废世财，亦当见利思义，随其自然，不得分外贪求。即遇自然之财，还当审其来历，可取方取，可弃则弃。所谓以义为利，外虽取而心未尝取，何碍於取。昔孔子周游列国，孟子游食诸侯，未尝不受诸侯之赈[食*鬼]，皆出自然，非强求也。即我长春祖师，始而粒米文钱不敢妄贪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受人之所不能受，忍人所不能忍，及至苦尽甜来，否极生泰，为宋金元诸帝之隆宠，有赐未尝不受。然受之而祷雨救旱，禳灾扶国，与无修造宫观，大兴教门。皆用财得当，然亦是先积法财，而后借世财立功也。世间糊涂学人，不知急求法财，而只以世财为重。哄骗十方，为衣为食，挪账累债，又一功不行，一德不积，来生与人填还。求其为人尚不可必，何敢望仙？更有一等造孽头，指东化西，拐骗善信，不做一件好事。赌博闹酒，每因几文钱，轻则口角争吵，重则打架横行。又有一等假道学，口道德而心盗[足*庶]，装模作样，俨然神仙。一见钱财，便露马脚，争论多寡，不顾廉耻。吾尝谓性命不如二百钱，诚然也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财利关口打通，不可见利忘义，心生贪图。须知的堆金积玉，买不得生死，财多累多，利多害多。与其背道而亡，莫若守道而死，还有好处。否则利心重而道心轻，正不胜邪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穷困关

至圣曰：君子固穷，小人穷，斯滥矣。中庸曰：素贫贱，行乎贫贱。孟子曰：贫贱不能移。紫阳翁曰：贫子衣中珠，本自圆明好。不会自寻求，却数他人宝。此皆教人守死善道，处穷困而不为穷困所移也。夫修真之道，与世法相反，原欲弃富贵而就贫贱，去奢华而守恬淡。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磨炼切磋，去假求真。即刀兵水火，疾病灾患，皆所不计，何论穷困？若受不的穷困，遇饥寒而生烦恼，值艰难而起无明，便是饥渴之害为心害。养其小者为小人，认假弃真，与道相隔，何时能进道岸乎？殊不知性命事大，衣食事小。重衣食而轻性命，如何修的性命？夫图衣食者，仅可养皮肉；修性命者，却能保天真。天真若失，虽身肥体壮，如豕如牛，外人形而内兽心，即生如死，岂是务道之人？昔长春真人，龙门七载，磻溪六年，常受饥饿，至死不变。太古真人赵州桥定坐，饥寒不避，生死不顾。丹阳真人弃巨富而入铁查，去饱暖而就贫淡，把茅盖顶，岩居穴处。以上诸公，受人之所不能受，苦人所不能苦，皆从穷困中而成大道。世间糊涂学人，受不的困苦，耐不的饥寒，稍遇艰难，受些淡泊，即便自生烦恼，恨天怨地，邪思乱想，不守本分，设法编转。如此行为，穷困且不能受的，如何能在大危大险中过去的？故学人必以受的穷困为要着。若稍有惧怕厌恶之心，即此一事，便是挡

路高山，害道大魔，寸步难移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穷困关口打通，心如铁石，意若寒灰，随缘度日，饿也如此，冻也如此，即冻饿身死，也是如此。绝不以穷困小事，忘却性命大事。如此行去，一心一意，真履实践，以道为己任，未闻道者，终须闻道，已闻道者，终须成道。祖师暗里有安排，决不教冻饿坏真正学道人。否则，丰衣足食，自自在在，作事受不的一些苦难，当不的一些贫淡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色身关

老祖云：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。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难？又云：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金刚经云：不可以身相见如来。逍遥翁云：须知诸佛法身，本性无身，而以相好壮严为身。临济禅师云：真佛无形，真性无体，真法无相。庄子云：悲夫！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，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，则世奚足为哉？古仙云：莫执此身云是道，此身之外有真身。自古成道仙佛，皆不重色身，而修法身也。举世之人皆认此色身为真宝，而遂爱之惜之。欲厚其生，恋恋不舍。图贵显以荣此身，积财货以养此身，噉肉饮酒以肥此身，华衣美食以饰此身。日夜谋虑，时刻打算，费尽心血，耗散精神，与鬼为邻。虽曰厚生，实是伤生。殊不知色身者，天地之委形，四大假合。一旦阳气消尽，阴气独盛，魂飞魄散，直享一团浓胞臭肉，不过壮地而已，真在何处，实在何处？既不真实，则必是假。爱惜色身者，岂不假中又添其假乎？世间糊涂学人，妄想修真，而又不知穷真；妄想成道，而又不知辨道。不穷真，不辨道，不晓的真道是何事，迷迷昏昏，以此色身为真，怕苦着此身，怕劳着此身，怕饿着此身，怕冻着此身。暖衣美食，保爱此身，自在安稳，将养此身，一切出力好事不做，偏是要命路上无益有损之事，不惜精神，不省力气，反能做的。认假为真，以虚为实，殊不知此身内外，皆是伤生之物，并无一件益生之物。眼见好色则喜，耳闻恶声则怒，鼻嗅香气则爱，舌尝美味则思，意有所法则欲，身有所触则惧。外而六门，内而六识，内外交攻，斫丧真元。原其故，皆色身所招，若无色身，六门六识之害，从何而生？况天地间万物，凡有形者皆有坏，若爱此色身之假，而不穷性命之真，大限一到，我是谁而身是谁，身与我两不相干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成将色身关口打通，莫被瞒过。视七窍为窟窿，视四肢为木节，视皮肉为脓胞，视五脏为痞块。舍此色身于度外，另寻出个无形之形，无象之象的真身，方能延的性，明的性，盖以舍的假，方能求的真；认的假，始能见的真。邪正不并立，善恶不同途也。否则识其假，便不能脱离其假；不能脱离其假，如何寻见其真？不能寻见其真，如何能修其真？若爱色身而不醒悟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傲气关

易曰：君子以虚受人。又曰：谦尊而光，卑而不可踰。道德经曰：不自见，故明；不自是，故彰；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长。此皆教人屈己尊人，不可有高傲自是之心也。盖学道者，先要虚心下气，自卑自小，不满不盈。只见己短，不见己长。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。尊师敬友，毫无高傲浮躁之气，方能感动真师指点，良友劝勉。大凡真师良友，多不浅露圭角。果是真正有志之士，不恃才，不称能，如愚如讷，明眼者一见，暗中留心，不肯弃舍。日久试确，即便提携。若是自矜自是之辈，纵然聪明过人，学问出众，置於不问而已。世间糊涂学人，才入门户，即想成仙；方见高人，即要口诀。不思大道是何物，修持是何事，褻慢轻视，妄想走路拾宝。或学些旁门功夫，自负有道。心高气傲，予圣自雄，人前卖弄。即遇明人，不肯低头，当面错过。或有读过几卷儒书，解得几句文义，又记些丹经子书，执象泥文，自谓大彻大悟，高谈阔论，目空四海，再不聆教高明。冒然下手，混作乱做，非徒无益，而反受害。及弄得大病临身，方知自错，无法医治，后悔不及。又有一等无知文人，仗自己才学，妄猜私议，似是而非，偶遇缙黄，即以丹经考较，倘不应酬，便谓无道。即遇真师，亦不诚敬。大模大样，高坐妄谈，略无忌惮。如此之类，懈怠欺心，怎能闻的香风，近的道岸？无道者，窃阴阳，夺造化，超生死，脱轮回，为天地所宝，鬼神所秘。苟非大贤大德，真心实意之士，岂敢轻

0[三点水*曳*右上加点]，岂容轻听？况大道秘旨不在文字，丹经子书乃历代祖师开明理道，为后人引路，使其扩充识见，就证於师耳。非是教人执书为道也。在不通学问者，往往只听梆声，不辨是非，以盲引盲。在稍知文义者，每每胶执己见，不肯低头，将错就错。凡此，其病在於气傲自足，气傲自足便是无有真心，既无真心学道，谁肯真心指道，岂不枉劳精神，自坏大事耶？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傲气关口打通，寻访明师良友，诚敬求教，把一切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等弊扫去，容有些子埋藏於内，作个虚心屈弱小人。未闻道者，即能闻道；已闻道者，即能成道。盖以惟小故能大，惟卑故能高，惟屈故能直，惟虚故能实也。否则，傲气满胸，目中无人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嫉妒关

易曰：君子以朋友讲习。大涅槃曰：自未得度先度他。金刚经曰：若善男子善女人，於此经中受持，乃至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而此福德胜彼福德。孟子曰：善与人同，舍己从人，乐取於人以为善。此皆言与人为善，而不可有嫉妒私心也。夫修真者，修性命也。性命二字，人人具足，个个圆成，处圣不增，处凡不减，不论富贵贫贱贤愚高低，谁无个性命。既人人有性命，则知大道为公共之物，人人可以明大道，人人可以作仙佛。是在信心志士自修自证耳。然修证之法，须要求明师指引，借良友资益。明师所以提整纲领，良友所以扩

充识见。明师须要诚求，良友亦当尊敬。盖以良友之益，有半师之功。借彼之有知，以益我之无知；借彼之所能，以济我之不能。利益甚多，岂可轻慢。故祖师教人寻师访友也。比如同师学道，俱是同心同事，朝夕聚处，须当彼此相敬相爱。有善同劝，有过同规，患难扶持，疾病照应。如同伙求财，打口力扯船。彼不知者，借我讲说之；我不知者，求彼开明之。彼此相济，其功加倍。况同堂学道，是性命之友，道义之交，理宜亲爱和气。彼有所得，如我之得，彼有所失，如我之失。方是同学道之士。诗云：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；人之彥圣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是也。世间糊涂学人，自无志气，朋友劝勉，反加不爱。自有过犯，朋友规戒，即起无明。不但不听，且怀嗔恨。自己不肯钻研道理，久无所知，见他人殷勤用功，能解能悟，师尊见喜，暗生嫉妒。故意搬弄是非，败人好事。不悔自己无能，反忌他人有能。绝不思学道学的何事。无学道者，所以迁善改过也。以不善而学之，欲迁於善；以有过而学之，欲改无过。今见人善而不知迁之於善，自本无过而嫉人，自致其过。居心拐杖，日学日下，学於下愚不移之地矣。更有一等不知高低之匪类，见人言道，当面齿笑；见人修行，暗中毁谤。既不信道，何必入道？即入道门，又不喜道。冠祖师之冠，服祖师之服，违祖师之言，背祖师之行。罪孽不知，因果不究，何为道人。昔地藏菩萨，愿人人成佛，后方自成佛。吕祖愿度尽世间人，方自飞升。七真同师重阳帝君，帝君登真后，邱刘谭王郝孙六人皆师事马祖，皆得马祖提携，完全大事。大抵学人，先要存大公无私，与人为善之慈心，利人利己，方有进益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嫉妒关口打通，大同无我，只把自己攻苦磨炼，尊人之长，示己之短，低头作事，诚心前进，走过一步是一步，行的一功是一功，存圣贤之心，行圣贤之行，终久了的圣贤事业。否则，嫉妒满腔，愈学愈坏，好人且不能作，何敢望圣贤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暴躁关

易曰：君子以惩忿窒欲。阴符经曰：火生於木，祸发必克。曾子曰：心有所愤嚏，则不得其正。孟子曰：持其志，无暴其气。了道歌曰：未炼还丹先炼性。此皆言其暴气燥性，有害於道，必须用心除去也。夫真正学道之士，行动如处子，养气若婴儿。以柔弱为先，以和平为本，以因物付物为应世，以饶人让人为要着。昔释迦牟尼五百劫为忍辱仙人，终得成佛。太上老君，呼我以牛，应之以牛；呼我以马，应之以马，终为道祖。长春真君曾尝人之粪，故能大成。三丰真人受尽傍人骂，故了大事。特以心慕於道，性命事大，而外来恶言恶行等等不顺境遇，尽置度外，而无识无知也。世间糊涂学人，自不思出家为何事，道巾道衣是甚人，昏昏迷迷，糊涂过日。喜人奉承，好人抬奖。只爱人顺己，自不去顺人。稍有磕撞，燥性发作。怒由此而起，忿由此而生。水火刀

兵而不顾，坑井崖河而不怕，甚至以力争胜，彼此两伤，入於死地，自丧性命者有之。不仅此也，暴气燥性一发，元神出室，大火烧身，津液涸而正气散。三宝受伤，五德归空，内而丧真，外而败德，性乱命摇，未得於人，已伤其己，暴躁之为害岂小焉？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暴躁关口打通。作个有气死人，装个无心痴汉。如愚如讷，如聋如哑。人骂也如此，人打也如此，人憎嫌也如此，人毁谤也如此。心似冷灰，性如冻冰。无一些热气藏内，方是跳出暴躁关口。倘有些儿热气在内，虽外不现其形，而内实栽其根。如遇不顺之境，不平之事，未有不大发者。道德经曰：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之所恶，故几於道。盖以能下於人者，方能上於人；能弱於人者，方能强於人。否则，暴躁不去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；只知用强，不知用弱。任性而行，随心而作。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口舌关

易曰：艮其辅，言有序。又曰：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。至圣曰：君子欲讷於言，而敏於行。老祖曰：闭其兑，塞其门，终身不勤。此皆教人谨言，而不可妄言也。盖口舌者，出纳之门户，是非之根苗。关乎人之节操，系乎人之德行。君子小人於此分，正人邪僻於此别。招祸致福、成事败事，无不於此而定。故君子议之而后言。可言方言，不可言不言。或言而益於世道人心，或言而使人迁善改过，或言而劝人去邪归正，或言而为人方便解难，或言而为人隐恶扬善，绝不妄言轻言虚言。非是闭口不言，特以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立见祸福，言不可不慎也。倘言有不谨，不是伤人，便自致咎。口舌为害，其利如刀，其毒如鸩，岂小焉哉？世间糊涂学人，不知利害。以口舌之动为小可，以利便为才能，以善辩为得意。或形人之短，或夸己之长，或谎言诡语，或说是论非，或前言而后失信，或空言而行不速，或狂言而起祸端，或高谈而无实事，或白日咒诅，或巧言谗佞，或以言败事，或以言伤人。凡此皆有损无益之言。何贵于言？不如不言为妙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口舌关口打通，口莫妄开，舌莫妄动，非礼勿言，言必以礼。修其辞而立其诚，谨于言而慎于行。绝不轻于言，言必有中。况言语者心之声，舌者心之苗。口舌之动不正，即知心田不正。心田不正，根本已坏，性已昧，命已摇，精神暗伤，妄想明道修道，难矣。

嗔恨关

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曰：无无明亦无无明尽。传大士曰：扫除心意地，名为净土因。无论福与智，先且驱贪嗔。百丈禅师曰：若脏腑中都无所得，都无所求，此人诸尘不生，人我不起，是纳须弥於芥子中。不起一切贪嗔，是能吸四大海水。不受一切喜怒语言入耳中，於一切境，不惑不乱，不嗔不喜，刮削并

的干净，是无事人，胜一切知解精进头陀。敲爻歌曰：嗔不除，恚不改，堕入生死轮回海。此皆言嗔恨为碍道之物，必须狠力除去也。夫嗔恨二字，如蛇如蝎，最恶最毒。若结心胸，积久成蠱。伤生损命，为祸甚烈。外而损人，内而坏己，却无医可治。学人度量，必如天之廓大无边，醇厚必如地之无物不载，容纳必如海之众水朝宗。而后可试观天之廓大，无物不覆，无物不生。日月往来由他，星辰运转由他，云雾遮蔽由他，人欺瞒也由他，人尊敬也由他，人感戴也由他，人毁恨也由他，一切善恶邪正凶顽愚劣，而皆不知也。地之醇厚，无物不长，无物不载。泰岱崧华至重也能负，江河溪涧冲崩也能受，树木草石穿压也能忍，飞禽走兽践踏也能随，耕锄挖刨也能顺，一切欺侮残坏而皆无心也。海之容纳，众水会流，日夜不息。千年万载，不见有余。清水来入不见其清，浊水来入不见其浊。甜水来入不见其甜，苦水来入不见其苦。鱼鳖虾蟹横游也由他，蛟龙奔腾也由他。一了秽汗臭垢等等不洁不净之物，而无不容也。学道者能如天之量、地之厚、海之宽，便是无事仙人，保生妙诀，与道相邻，大有便宜。世间糊涂学人，不知嗔恨之害事最大，或境遇不顺而生嗔，或所谋不遂而生嗔，或因物有失而生嗔，或嫉人之能而生嗔，或情性不投而生嗔，或衣食不足而生嗔，或为触犯而生恨，或记人小过而结恨，或求人不应而有恨，或人不顺己而积恨。凡此嗔恨等病，总由自己昏愚，无有真心学道而然。果是真心学道之人，决不如此。故至圣穷自厚而薄责於人。颜子犯而不校，以其无嗔无恨，所以为圣贤。举世之人，有嗔有恨，所以为凡夫。圣凡之分，只在有无之间耳。但嗔恨不但形於外者能害其事，即隐微之中，稍有丝毫烟尘不尽，亦能伤真。务须内外干干净净，如雪之白，如镜之明。应事接物，皆以无心处之。度乎神气不伤，性情和平，大道可冀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嗔恨关口打通，学个无心道人，轻也过去，重也过去，低也过去，高也过去。因物付物，随事应事。应而不纳，过而不留，何有嗔恨害事乎？否则，生嗔生恨，阴毒暗恶凝滞方寸，真性早昧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人我关

易曰：艮其背，不获其身。行其庭，不见其人。无咎。又曰：同人於野，亨。金刚经曰：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圣人云：忠恕，违道不远，施诸己而不愿，亦勿施於人。上阳子曰：速将人我山放倒，急把龙虎空冲开。此皆言修道必须无人我之见也。然欲无人，先须无我。盖一有我，则私心起。私心起，一言一行，一举一止，总要为我。即要为我，必不顾人。即不顾人，必损人利己，伤天害理，无所不为矣。原夫有生之初，不论贤愚贵贱，同一性命，同一形骸，何有彼此之分？即无彼此之分，则我如人，人亦如我，人我如一，即是天地太公无私之心，即是圣贤民胞物与之道，即是修真人我

两忘之法。学者能守此心、此道、此法而行持之，便是圣贤胚胎，仙佛种子，大道可冀。世间糊涂学人，不知大公无私，物我同观之理。执着此身，以为是我。一认是我，即便有人。有我有人，即分彼此。一分彼此，轻乎人而重乎我。内於我而外於人。日谋夜算以肥己，千方百计以取人。一行一事，不肯让人，一货一利，要讨便宜。不但应事接物，处处而胜，事事好强。即至亲好友、同事同业者，亦要分出尔我。恨不得他人贵物，为我独得；世间好事，为我独成。有利处钻头探手，无利处缩肩藏身。殊不知三寸气断，万有皆空，即此身亦不属於我。到的那时，我在何处，人在何处，人我俱无。何苦在世枉用心机，强分人我，独结冤讐，岂不愚哉！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人我关口打通，必如生初无人无我的面目；必如死后无人无我的模样。视万物为一体，视天下为一家。见人有喜，如无之喜；见人有忧，如无之忧；见人有得，若我之得；见人有失，若我之失。有财者可以济困；无财者，不妨方便。处处益人，事事积德。横逆之来，付於不知；凌辱之加，置於不晓。得饶人时且饶人，宜退步处即退步。方是学人的举止，慕道真心。否则，有人我之见，彼此之分，私欲堆积，茅塞心窍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冷热关

老祖云：外其身而身存。文始云：冬御风而不寒，夏御火而不热。吕祖云：求生而不生，未死先学死。此皆言其为道忘躯，而不避寒暑也。夫修道者，先要看破幻化之身，置色身於度外。死且不惧，何况冷热？故神光少林寺求法，雪拥过膝而不知。太古赵州桥冷坐，水淹将没而不晓。释迦化雪山修道，受尽多少苦楚。长春祖礮溪磨性，受尽多少饥寒。即近世白石镇梁真人，破衣垢面，长年不倒身，未曾歇息。西宁府张睡仙，水泉长卧，赤身露体，四十余年犹如一日。梭罗仙河滩磨炼，狗皮仙冰滩睡眠，仙留师黄沙下苦，皆是不避冷热，舍的色身，成的法身也。世间糊涂学人，不知香从臭出，甜向苦来。误认色身为真实，而遂爱之惜之，只图自在将养。遇冷而即想暖处，逢热而即思凉处。怕冷怕热，隔绝道念。却不思性命为人生第一件大事，岂可因冷热之小事而误性命之大事乎？果是真为性命者，即生死关口、大难境界，亦要脱脱洒洒过去。至於寒暑冷热，何足在意？虽未成道之先，色身亦不可坏。但粗衣护体，将就过去便休。不必以冷热常挂心头。遇冷时亦须受冷，逢热时亦须受热。热之冷之，与时偕行而已。与时偕行，非是不该受冷一定教受冷，不该受热一定教受热。若不该受冷而必欲受冷，不该受热而必欲受热，此有必做作，亦是固执不通，枉自受罪。何益於事？大抵怕冷怕热，虽是小节，甚碍於道。倘有些儿冷热之见，便有无限邪思妄想生出。遇冷必设法要不冷，遇热必设法要不热。认假失真，岂不误了多也？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冷热关口打通。

随时将就，到处安身。冷可也，热可也，不至冻死热死便休。万不因冷热而起无明。否则，有冷热在心，心有所恐惧，则不得其正；有所忧患，则不得其正。心且不得其正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懒惰关

易曰：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又曰：天地之道，恒久而不已。至圣曰：君子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废，吾弗能已矣。重阳帝君曰：香从臭里出，甜向苦中来。此皆言其学人须当猛勇精进，不可懒惰偷安也。夫性命之学，为人生至大之事，又为天下至难之事。是在攻苦殷勤，志念坚固，愈久愈力，有始有终，方能进益。盖以恒久不易之大事，必赖持久不已之大功而始成。或修桥补路以益人，或施药舍茶以济急，或修庙造观以劝善，或恤老怜贫以积德，或扶危救难以解厄，或教门出力，大起尘劳；或心地下功，全抛世事；或因正理不明而日穷夜究，或因明师不遇而东访西寻，或遇灾难困苦而志气倍加。见有一善而即为，见有一恶而即去。时时勉力，刻刻用功。寸阴是惜，不使时光一些空过。自然自卑登高，由浅入深，鹤立鸡群，终得高人顾盼。世间糊涂学人，一功不立，一德不修，只图安乐，怕受辛苦。见出力之事而远避，遇行功之处而退步。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。闲游浪荡，虚而不实。既遇明师，妄想一言半语，大彻大悟。外装老实，内藏盗心。又不肯细心穷理，又经不的陶冶磨炼。三朝二日，求诀不得，以为无缘，即便远去。更有一等造孽罪汉，不怨自己无志，反谤师尊吝嗇，结讐於心，终身不释。如此行为，即无长久志气，又无学道真心。不但难上天堂，而反坠地狱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懒惰关口打通。广积阴德，量力行功。外而利物，内而炼己。朝斯夕斯，以性命为重；念兹在兹，以身心为事。步步出力，处处向前，至死不变。终久有个出头之日，得意之时。否则，遂畏不果，懒惰打混，虚度岁月，小苦大功不能行去，至於成仙作佛，希有之大事，怎能行的？妄想明道，超越人天，出离苦海，难矣。

才智关

易曰：劳谦，君子有终，吉。至圣曰：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已。老祖曰：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；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穷；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辩若讷。此皆言有才不使，有智不用，方能成其才，全其智。何为才？聪明技巧是也；何为智？谋虑变通是也。才者，世人之所珍重者也。特以功名非才智不能成，财货非才智不能得，应世接物皆以才智为先。然究其实，人人俱被才智丧其生，但人未之深思耳。盖用才智以求名利，日夜劳心，为名利所迷。只知进而不知退，只知福而不知祸。费精耗神，争强好胜，思虑过度，精液涸干，身躯衰败。甚至名利未得而性命已丧，岂不是用才用智，反被才智所害乎？

世间糊涂学人，不知才智误事最大。一举一动，仗自

己小聪明，假伶俐，便在人前夸能，自谓人莫我若。若恃才而目中无人，或用智而苟图衣食，或强辨是非而欺压尊长，或妖言邪语而作孽惑众，或记几宗公案而借取迷人，或作几句诗歌而自负有道，或学些扭捏功夫而以盲引盲。甚至胶执己见，以男女为阴阳，引人作孽，而入于采取；以金丹为有形，耗人钱财，而引人烧炼。只此皆是自恃才智，误用聪明，管窥蠡测，俱是黑夜里走路径，涸井中作生活。殊不知真正慕道之士，黜聪毁智，韬明养晦。不在尘缘中出头，不于俗事中争胜。一念纯真，万有不知。寻明师，访良友，以性命为一大事。老老实实，朴朴诚诚，一切假才假智，丝毫不用矣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才智关口打通。扫去外用之假才智，就于内用之真才智。将诸般争强好胜，师心自用，妄猜私议，无而为有，虚而为盈，等等偏病，一笔勾消。改头换面，以诚而入，以柔而用，庶乎学道有望。否则，予圣自雄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恃才用智，机谋诡诈。本欲向前，反落於后。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任性关

道德经曰：自见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。古经云：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孟子曰：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；彊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诗曰：令德令色，小心翼翼。此皆教人顺情顺理而行事，不可任性固执也。夫人有生以后，秉其后天气质之性，贤愚善恶清浊强弱，彼此不同。惟天纵之圣人，本性圆明，纯白无疵。其次中下之人，各有偏病在身。实为性命之大害。虽为大害，果能自知，亦能变化气质，反愚为贤，反恶为善，反浊为清，反弱为强。是在不任其性，亲近有道之士，虚心求教。借人之高明，以破我之迷网；借人之磨砺，以去我之瑕疵。盖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渐习渐高，渐学渐好。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何愁道之不明，修之不成乎？世间糊涂学人，不知任性之害。既要学道，而又纵性，不肯学好；既想学道，而又任性，不重其道。或师尊指教而阳奉阴违；或朋友规过而面是心非；或与人同事而予圣有雄；或与人同居而争强好胜；或依自己学问而形人之短；或恃自己聪明而笑人之愚；或出言吐语而不肯让人；或磕着撞着而便生烦恼；或欺大压小而不能和众；或度量曲狭而不能容物。凡此皆任性之弊。不但外而取人嫌恶，而且内则自种阴毒。生平偏病，一件不去；自带愚气，一些不减。自以为是，不肯认错。以是学道，纵老君对面，释迦同居，何益于事。果是丈夫，一心在道。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不论人非。事事谨慎，步步点检，顺人顺理，随方就圆，毋固毋我。以退步为进步，以不强为大强。焉有不深造而自得者？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任性关口打通。低头行事，柔弱安身。把已往一切固执偏病，自见自是条款，渐渐革去。学个无性道人，装个愚痴聋哑呆汉，常在切身大事上留心。日久必有所得。否则，一味任性，刚而不柔，过而不改，虽在道门一世，妄想闻道难矣。

患难关

易曰：困而不失其所，亨。其惟君子乎？中庸曰：素患难，行乎患难。长春真人曰：病即教他病，死即教他死。至死一着，抱道而亡。此皆言不可因患难而变其初志也。夫道者包罗天地，窃夺造化，出死入生，超凡入圣，作佛作仙。非有大勇大力，顶天立地之铁汉，脱尘超俗之金刚，知不的，载不起，拿不动。如何是大勇大力？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是大力；恩爱不能牵，名利不能诱，是大力；忧愁恐惧，一些不起，是大力；喜怒哀乐，截然放下，是大力。困苦危难，不动不摇，是大勇；疾病灾厄，顺其自然，是大勇；饥寒冻饿，至死不变，是大勇；羞耻凌辱，不识不知，是大勇。故释迦佛遇歌利王，割身而不知；纯阳翁遇正阳祖，十试而无弊；紫清喝骂而教去而弗嗔；三丰衣破鞋穿而不悔；长真受人拳打而不争；长春折肋三次而不顾。以上圣贤，皆遇患难磨炼，受尽无限苦楚，所以终能闻大法，明大道，超凡入圣，成其希有之大事也。世间糊涂学人，不知患难是修真大药，是成道炉鎚。而反怕患难，避患难。或受些饥寒便生别法；或遇些疾病即起妄念；或逢些危险即思退步；或遭人凌辱即便争论。殊不知真金要在大火里炼出，荷花须从污泥中长成。非火不见金之明，非泥不见荷之净。患难何病？患难然后见人之身份高低；患难然后验人之志气真假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患难关口打通。认定性命二字。生也是这个，死也是这个。一切大灾大难、大困大厄、大危大险，付之於天，皆以无心处之。日久自然化凶为吉，变祸为福。否则，遇患难而怕患难，心神不定，志念迁移。无患难而自致患难，小患难而变为大患难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诡诈关

易曰：[?]而不荐。诗曰：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。玉枢经曰：以诚而入。参同契曰：孝子用心，感动皇极。上阳子曰：天或虽违，当以财宝精诚求之。此皆言其诚心用事，而不可稍有诡譎诈伪之心也。夫学者学道，贵乎真心实意，自卑自下，方能感动真师，取信良友，受其益惠。盖我有真心，而师友即以真心待之；我有实意，而师友即以实意待之。此感彼应，一定不易之理。倘不能真心实意，反以诡譎诈伪为事，面是心非，自谓可以瞒哄高明。殊不知真师明鉴照远，一见即识真假。欺人实自欺，瞒人实自瞒。不但无益于事，而且反坏于事。诡诈奚为哉。世间糊涂学人，糊涂出家，糊涂学道。将性命视为平常之物，将学道视为平常之事。遇真师即问元关，见道朋自夸奥妙。并不知尊师之理，敬友之道。或谎言诡语而侮慢；或假意虚情而妆饰；或巧言令色，徒取人悦；或指东画西，诱人露话；或斜卧依靠而问难；或一头一饭而求诀；或对坐高谈而辨别；或稍有磨炼而怀恨；或偶遇苦事而躲避；或看

经书而略观大义，一过即了；或听师言而不尝滋味，谨记话头；或外虽学道，心中又图谋别事；或既想修行，转身又缠染俗情。如此弊病，不一而足。如何感的真师指点，良友扶持？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诡诈关口打通，换出个至诚心肠。从实落处进步，万不可存丝毫诡譎之心，欺人欺己，误了前程。盖诚之一字，能以动天地，通鬼神，感人物。岂有师友而不能感动者乎？即能感动师友，则大道可冀。否则稍有虚假诡诈之念，则心不诚。心不诚，方寸中亦生大病，不但不能求真，而且反昧其真。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猜议关

古经云：若无师指人知的，天上神仙无住处。悟真云：饶君聪慧过颜闵，不遇真师莫强猜。又云：要知口诀通元处，须共神仙仔细论。三丰真人云：月之圆，存乎口诀；时至子，妙在心传。又云：拜明师，问方儿，下手速修犹太迟。此皆言道须师传，非可妄猜私议而知也。盖大道奥妙幽深，大则充满宇宙，小则细入毫端。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人能修之，可以夺造化，出阴阳，了性命，成仙佛，与天地同长久，与日月共光明，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，非一切傍门外道可比。但是道也，有内阴阳，有外阴阳；有内五行，有外五行。有真有假，有真中之假，有假中之真；有真中之真，有假中之假。修持有火候，有次序，有有为，有无为，有始条理，有终条理，有采药，有合药，有结丹，有服丹，有结胎，有脱胎。其事多端，作法不一。苟非明师从头至尾，一一分别，细细指示，难以自知。虽以往群真，丹经子书，千方比喻，万样形容，药物火候，无不俱备。然道之元妙，作之细微，有言之而言不出，论之而论不及者。况以有形喻无形，以有象指无象。加之后世盲汉，借祖师之名，妄作妄著，毁谤圣道，紊乱仙经，真伪相杂。若依自己识见，以为有得，再不印证於高明，一入网中，终身难出。纵有聪明良材，辨的是非邪正，略有会悟，亦是有头无尾，似是而非。何能真知确见，一了百当哉？世间糊涂学人，不知道之深浅，不晓命之轻重，以萤火之明，而欲破迷天之网。不求真师，只求於己。或看傍门伪书，记些搬弄功夫，终身持守，牢不可破，耽误一生。亦有见祖师真正经书，日夜诵读，不究其意，只认其象。见药物炉鼎之说，疑是烧炼；见男女阴阳之说，猜为闺丹；见龙虎龟蛇之说，疑是心肾肝肺；见颠倒逆运之说，猜为后升前降；见宝珠之说，疑是有象之物；见圣胎之说，猜为气血凝结；见清静之说，疑是存神定息；见有为之说，猜为做作；见无为之说，猜为空寂。如此等类，不可枚举。皆打迷猜枚，终归虚妄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猜议关口打通。把平生自负才能伎俩除去，寻求真师，开明奥义。万不可以自己假聪明，妄议猜量，自哄自也。否则，不证於人，只求於己，不是在外搜寻，便是身内做作，妄想修道，难矣。

悬虚关

儒曰：真履实践。释曰：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。道曰：勇猛精进。三教圣人皆以真心实用为贵，而不使悬虚作事也。夫修真之道，穷理尽性至命之学也。穷理者，即穷究此真也；尽性者，即尽此真也；至命者，即至此真也。穷之尽之至之既皆是真，则不可有些子之假杂於其中也明矣。若有些子之假杂於其中，则心不专，其行不力。如何钻入理窟，见的真宝。如何感动真师喜悦，指点理路。故古之圣人，闻一善言，见一善行，若决江河，沛然莫之能御也。道门有三乘之法，务上乘者乃上智之人，易於会悟，一了百当，生而知，安而行也；务中乘者乃中智之人，因象会意，闻一知二，学而知，利而行也；务下乘者乃下智之人，极力研究，功深方得，困而学，勉强而行也。三乘之法，在人量力而行之。然虽分三等，俱要从实地上用功夫。若悬虚不实，略不关心，不但中下之人，终无进益，即上智，亦落於空亡。昔达摩长庐下功、少林冷坐，惠能黄梅服役、四会磨炼，邱祖龙门七载、磻溪六年，净身折肋，志气倍加。如诸圣贤，皆是真心实意作事，故能超凡入圣，了却大事。世间糊涂学人，既入道门，不知所为何事，打混过日。常在认食上打算，日在是非中出入，狐朋狗党，口说杂话，心思杂事。眼不看祖师法言，耳不听明人好话。即或诵读经书，亦是走马看花，绝不用心思搜寻深义。即或遇明师聆教，亦是秋风过耳，并不用功夫尝探滋味。更有一等口孽愚夫，以为丹经不留口诀，不屑观看。偶见明人，即欲顺手取道。取之不得，即便退步。今日求王，明日拜李，忽然学此，忽然学彼，主意不定，志念不长。何尝以性命为大事？往往在道门一世，终无所长，岂不可悲可叹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悬虚关口打通。死心踏地，日日在性命上留心，时时在理义上着意，把一切悬虚不实行为，一一改过。先穷其理，再求其师。博学之、审问之、慎思之、明辩之、笃行之。何患大道不明，性命不了乎？否则，悬虚不实，行事荒唐，虚度年华，心不专，志不致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妄想关

悟真曰：恍惚之中寻有象，杳冥之内觅真精。有无从此自相入，未见如何想得成。又曰：契论经歌讲至真，不将火候著於文。要知口诀通处，须共神仔细论。太虚真人曰：他人说的行不的，偏我行的说不的。此皆言道必真知实行，非空空妄想而可得也。盖道至尊至贵，极高极大，最深最幽。必须用工细辨，由浅及深，由近达远，深造自得。岂可妄想片言只语而能明，一步两步而即成者？特以至高至大之事业，还要至高至大之丈夫，而后能做。道在天地之间，人人有分，人人不能。人人有分者，人人秉阴阳五行之气而生身，身中即有阴阳五行之理，为万物之首，理气俱备，谁无个道，谁无个性命？有此道，有

此性命，即可以了此道，全此性命，为圣为贤，作仙作佛。所以谓人人有分也。人人不能者，人为世情所迷，名利所惑，恩爱所牵，认假弃真，立不起志气，振不起精神，用不得功力。顺其所欲，一任识神作殃。方要向前，即便退后；方欲为善，却思作恶。所以谓人人不能也。果是丈夫，以性命为重，认真辨事，勇猛向前，终始如一，志念坚固，穷究道理，寻师访友，真履实践，走过一步是一步，行过一事了一事，昼夜匪懈，时刻用心，只尽自己之事，而不预期他人之事，积功累行，屈己尊人。至於明道成道，听其自然，随其天缘，绝不妄想。即今生无有功行，无有福分，大道难知，亦不怨天尤人，至死方休。

如此存心立志，祖师暗中自有安排。世之糊涂学人，自己身边事情未曾了的，打混过日，只图吃好的，穿好的。昼则浪荡闲游，夜则高眠稳睡。方便不行，功德不作，又不肯辨别道理，又不肯寻求明师。学些包皮话头，扭捏功夫，在一身上下做作。假充修行，妄想成仙。殊不知性命之学，有窃夺造化之功，扭转乾坤之法，必有心传，非可私猜，亦非可妄行。得其真者，持而修之，可以与天为徒，与地为配，岂是等闲而知，容易而晓？自古成真祖师，不知受尽多少苦楚，方遇真师；不知受尽多少磨炼，方能闻道；不知历过多少艰险，方能成道。岂是不做实事，空空妄想，而能知能成乎？空空妄想，只此一念，便是不能明道的孽根。道且不能明，更何可望其成？我劝真心道者，速将妄想关口打通。稳定脚根，不论学道行道，步步出力，时时用功，自然苦尽甜来。未闻道者，即能闻道，已闻道者，即能成道。否则实事不作，言不顾行，行不顾言，妄想明道难矣。

生死关

庄子曰：古之真人不知悦生，不知恶死。其出不訢，其入不距。翛翛然而来而已矣。至圣云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悟真后序曰：此道至妙至微，世人根性迷钝，执其有身而恶死悦生，卒难了悟。此皆言不论学道修道，不可有贪生怕死之心也。夫人生而有身，原是四大假合，无中生有，结此幻形。乃天地之委物，有生必有死，有成必有败，岂是真正不坏之物乎？既是有坏，则生死亦属於假。祖师教人了生死者，使其齐一生死，至於无生无死而后矣。庄子所谓摄精神而长生，忘精神而无生。然则长生之道，犹非了性了命之极功，必至忘生无生，不生不灭，方是了的生死，而出乎生死造化之外矣。盖天地能役有形，不能役无形；能役有气，不能役无气；能役有心，不能役无心。无心则无气，无气则无形。无心於生死，而生死不能累，几於道矣。世之糊涂学人，妄想成道者，皆由怕死也。怕死即有求生之心。既有求生之心，或怕饿死，或怕冻死，或怕疾病而死，或怕夭折而死。或登大山，怕有狼虎来伤；或入茂林，怕有蟒蚺采咬；或宿古坛，怕有鬼魅来侵。贪生怕死之心，存于寤寐之中，惊悸

不安。形虽存而心先丧，生气之苗已败，死气之根已栽。石固不化，柴草堆胸，机谋乱出，神头鬼面，千邪百怪，纷纷扰扰，消磨精神。真者俱失，假者皆发，日损夜伤，不死岂能之乎？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生死关口打通，将生死二字，置於度外。未死先学死虽生不知生。生也由他，死也由他，饿死也由他，冻死也由他，狼虎来伤也由他，蟒蛇来咬也由他，鬼魅来侵也由他，即遇水火之灾也由他，即遭刀兵之害也由他，即生疾病而死也由他。犹如死人，不识不知，任凭天断。只有道之一字，常褂胸前。始始终终，久而不忘。祖师暗中护佑，不肯教真正学人苦坏。否则，贪生怕死，推前缩后，即此一关，紧锁牢封，寸步难移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自满关

易曰：巽在牀下，用史巫纷若，吉。道德经曰：虚其心，实其腹。上阳子曰：道有三戒。凡学道者，心虽慕向，而乃骄其富贵，不肯下问，似不芥意，是谓奸谄，戒而弗与。次学道者，略闻旁门小法，惟事强辨，以逞私慧，是谓夸眩，戒而弗与。三学道者，疑信相半，不以生死为忧，重财轻身，是不知命，戒而弗与。此皆言不满不盈，方能受益也。夫圣贤大道，无穷无尽，无边无岸，有体有用，有本有末，层次细微，工程遥远。仰之弥高，钻之极坚。一人知识有限，众人意见无穷，非能下於人者不能学；非能屈於人者不能知；非能示己之无者不能进；非能尊人之有者不能得。盖能下於人者，方能上於人；能屈於人者，方能高於人；能示己之无者，方能受人之有；能尊人之有者，方能济己之无。故曰：满则溢，洼则实，满不如虚之贵也。昔周公一沐三握而礼贤。淮南子遇八公，被发跣足以拜接。。石杏林遇紫阳，解纆脱锁以供奉。长春祖初从王祖学道，后随马祖受教而全事。上阳子初遇缘督而有得，后求青城指点而完功。以上圣贤皆从虚心而成大道。假令周公挟贵而不尊贤，焉能为圣？淮南自尊而不礼八公，焉能成仙？邱祖自满不从马祖，焉能了事？上阳自足不求青城，焉能大就？特以性命之学，一处不知一处迷，差之毫发，谬之千里。明的一事，行的一事；明的一法，做的一法。倘知体而不知用，知假而不知真，知性而不知命，知始而不知终，知收而不知放，知进而不知退，知急而不知缓，知吉而不知凶，知大而知小，知本而不知末，知有为而不知无为，知下手而不知结果，皆不得谓明道。倘稍知门户而即自满自足，以为道即在此，目空四海，再不求人，何能彻始彻终，纵横顺逆，自由自专，无遮无拦，直达圣域哉？世间糊涂学人，恃自己聪明，妄议猜量，自是而不求人。或丈自博学，高谈阔论，自满而不求人；或得些旁门小事，不辨是非，自负而不印证；或遭逢高人指点，知个入门，自足而不深进。更有一等势利之辈，书囊俗儒之流，拿起身份，高着胸膛，怕人笑话，不肯屈身卑下。如此之类，皆是以

满为害，怎能听的真师奥语，入的通衢大道，进的圣贤堂室也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自满关口打通。低心下气，作个不如人人的模样。不论老少贤愚贵贱高低，恭敬一切，莫可分别。见人稍有一长，即便诚心求教，不可放过。博学审问，人人是我师，处处可以学。何患理不能明，道不能成乎？否则，自满自盈，无而为有，纵有真师，意欲指引，无隙可入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畏难关

易曰：君子以顺德，积小以高大。至圣曰：君子遵道而行，半途而废，吾弗能已矣。邱祖曰：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此皆言修道必须志气坚固，而不可有畏难之心也。夫天下至难之事，必是至大之事。至大之事必须下至大之功而方成。若至容至易，一作即成者，则事必小而不大矣。性命之学大事也，其事包罗万有，超越人天，脱五行，出三界。先天地而立其体，后天地而发其用。为圣为仙为佛，其事顾不大哉？事大而欲修此大事，为永久不朽之业，岂不难哉？然知其难而不畏其难，以生死为一大事，立志坚固，一念不回，至死方休。可以明道，可以行道，则难者不难矣。倘知其难而畏其难，不以性命为大事，始勤终怠，志念不专，疑信各半，逡巡不前，不特不能行道，而且不能明道，则难者终难矣。昔神光断臂求法，即得达摩心传。王中立立雪三尺，卒得伊川指示。邱祖净身折肋，感得神明报信。盖专心学道，诚一不二，且能感天地，通鬼神，而况於人乎？世间糊涂学人，不知性命是人生第一大事，望冀得个工夫，便要作仙；妄想学些小乘，即要不死；闻说圣道精奥，须深钻研，即便作难；闻说修道路远，要舍身掩命，饥寒不避，即便退步；闻说道有始终，功有层次，火有时刻，至细至微，即便坠志。如此学道，进退不果，四大无力，志气不振，怎能尝得道中滋味，岂不误了大事也？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畏难关口打通。另换一个铁石心肠。不避艰险，猛力前进，废寝忘食。不管他得力不得力，见效不见效，愈久愈力，愈远愈勤，一心前行，终必有得，难而不难。否则，畏难不果，若存若亡，口说而身不行，欲前而即退后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轻慢关

中庸曰：大哉圣人之道，洋洋乎发育万物，峻极於天，优优大哉。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，待其人而后行。老祖曰：天上地下，惟道独尊。复命篇曰：有物先天地，无名本寂寥。能为万象主，不逐四时凋。此皆言道之至大至尊，匪人弗行也。夫道之为道，广大无际，高深莫测，至无而含至有，至虚而含至实，无形而能生有形，无象而能生万象，包罗天地，推迁日月，运行四时，育养万物。无处不有，无物不存。昔孔子得之，而为儒教之圣；释迦得之，而为诸佛之祖；老君得之，而为群仙之宗；黄帝得之，而跨龙升天；女娲得之，而炼

石补天；旌阳得之，而拔宅飞升；天师得之，而分人判鬼；五祖得之，而位证天仙；七真得之，而不生不灭。古今成道圣贤，历历有考，不可以数计。道之尊贵如此，岂可轻褻慢视乎？若以平常小事观之，而轻褻慢视，则非载道之材，乃是背道之辈，尚可以语道哉？盖轻视乎道，则必以学道为容易知，而不能钻研深入；慢视乎道，则必以行道为不足为，而不能苦力前进。不能入，不能进，凭何修持以成天下希有之事耶？故学道者，先要知的道是至尊至贵之物。非可容易而知，等闲而得。方能发的狠心，用的苦功，经久不怠，必至成道而后已。世间糊涂学人，不知道为天地所秘，鬼神所宝，轻慢小视，绝无诚心。或仗自己小聪明，以为能以会悟；或记几句野狐禅，以为道即在此；或捉风捕影，以为实有所知；或指鹿为马，以为实有所见；或遇明人询问，大言不惭而绝无诚心；或逢同道考究，强辨自是而略无忌惮。又有一等口孽魔头，闻人言道而便毁谤；见人看书而便憎嫌。以圣贤经典科论为包皮外象，以志士积功累行为下乘小事。偶遇高人，不肯低头而反以高人自居。即能暂时低头，又耐不得年月，受不得磨磋。殊不知学道求人，所以求人救我之性命耳。求人救性命必象个惜性命之人，然后，能明则感动真师指引，暗则感动鬼神扶持。若不象惜性命之人，便是不以大道为尊贵。既不尊贵大道，如何得闻大道，岂不愚之甚哉？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轻慢关口打通。信道笃实，郑重性命。奉师诚敬，小心谨慎，兢兢业业，脚跟着地，不敢稍有轻慢褻视之心。如登高山，步步出力；如渡大江，刻刻防险；何患不能登於道岸也。否则，不知道之高低贵贱，当有如无，懈怠为事，牧羊拾柴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懦弱关

中庸曰：道不远人，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至圣曰：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？我未见力不足者。悟真曰：大药不求争得遇，遇之不炼是愚痴。古经云：道不0[（虎一几）填入“皿”]行，待人而行。此皆言修道必须勇猛精进，而不可懦弱懈怠也。夫人秉天地阴阳五行之正气而生，为万物之首。不论贵贤愚刚柔强弱，皆俱天地之全功，即可以载天地之大道。故夫妇之愚，可以与知焉。夫妇之不肖，可以行焉。是在有志无志之间耳。有志，则柔弱者可变为刚强，刚强即可以渐登道岸。无志，则刚强者亦为柔弱，柔弱便不能超出苦海。所谓志者，刚决也、果断也。有此刚决果断之志，则世事不能染，恩爱不能牵，私欲不能起，名利不能诱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患难不能动。只知有道，不知有他；只知顾性命，不顾别事。一切身外之物，俱不能碍的。可以闻道，可以修道。无刚决果断之志，世事看不破，恩爱摆不脱，私欲扫不去。见富贵而动心，处贫贱而移志，遇患能而不受，日在假境而不识其假，身在苦海而不知其苦。纵有一时道心发现，刚气不振，旋生旋灭。前怕狼，后怕

虎，又怕饿着，又怕冻着，又恐劳碌身体，又恐学道不成。耽误现在，推委不前，主意不定，懦弱畏缩。凭何而学道，凭何而闻道，凭何而行道？世间糊涂学人，虽名学道，并不象学道之人；妄想闻道，并不作想道之事。一日十二时中，何尝有一时在身心性命上着意？只是讲衣食、说是非、图热闹、争胜负。一举一动，与世人一般；或作或为，与俗人无异。见有利处，钻头觅缝；遇行功处，藏身退步。苦中作乐，梦里行事。弄虚头浑身是刚，作正事四大无力。绝不思身穿道衣，头顶道巾，吃了十方脂膏，与自己作正经事，岂不是大便宜之事？而反懈怠不力，虚度岁月，挪匪累债，无功受禄，如何开消？况此修真之事，又不要你身躯出什么大力气，做什么莽活路。不过是心头一点长久念头，刚决志气，便能有造。释迦佛不是天上降下的，李老君不是地下长出的，孔夫子不是风中化成的。同人耳目，同人皮肉，皆系先尽人功，而后得证圣位。故孟子曰：尧舜与人同耳。盖以圣贤仙佛，皆自人修而成。人人可以为圣贤，人人可以为仙佛。特患懦弱无能，不肯自立刚志耳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懦弱关口打通。稳定柱杖子，发猛勇志，坚长久心，举步向前，单刀直入。时时刻刻在性命上留心，行行步步在道理上穷究。不知而必强求知，不明而必苦力明。如遇明师，只是一味诚心去参学。亦不妄想口诀，亦不急问心传。就是教苦即去苦，教死亦要死，教饿亦要饿。至於打骂磋磨，通皆喜受，绝无一点嗔恨，方能济事。特以受人之所不能受，始能得人之所不能得；苦人之所不能苦，始能知人之所不能知。否则，一味懦弱，刚气不振，便是无有力量，如何载的大道？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不久关

易曰：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至圣曰：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。子思曰：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孟子曰：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缘督子曰：学全真者，得师略指门径，而不知逐节事条；知神气相依，而不知铅汞交姤；知铅汞交姤，而不知性命混合。妄拟火候，进退不知，此皆无成。古经曰：言语不通非眷属，工夫不到不方圆。此皆言修道立德，必须有长久之志也。夫修真之道，穷理尽性至命之学也。穷理必穷至於无一毫有疑，无毫不知，方是大彻大悟。知之真，见之的，而理始明矣；尽性必尽至於无一些气质，无一些私欲，方能空空洞洞。明不昧，暗不迷，而性始尽矣。至命必至於脱离阴阳，跳出五行，方谓功力悉化，不动不摇，自由自专，而命始立矣。然穷理尽性至命之事，非一朝一夕之功。必要立长久之志，行长久之功，方能明的理，尽的性，至的命，处乎造化之中，而不为造化所拘。特以经久不易之大事，必须经久不已之大功而方成。已往群真，哪个不是立长久之志，用长久之功而成者。试观世间小巧技艺，亦必专心致志，听师指教，多年功夫，方能得心应手

，因材施教。况此性命大事，岂是无恒心者所能知？世间糊涂学人，不知理是何理，学此着空执相事务，即谓明理；不知性是何性，或疑性在天谷0[（凶/心）*页]门，神存头上，即谓修性；不知命是何命，或疑命在丹田气海，意定下元，即为修命。噫！以此谓理谓性谓命，妄想超脱，以冀不死，如缘木求鱼，捏目生花，有何实济？理与性命且不能知，何可望仙？即有一二学人，分的邪正，辨的是非，却又妄想速得，急欲见效。日久懈怠，无长久之心，少坚固之念，忽进忽退，忽行忽止。方欲向前，却又缩后，悬虚不实，恍惚不定。如此等类，怎能见得堂奥真物？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不久关口打通，立长久志念，下永久功夫，莫要三心二意，半途而废。愈久愈力，愈难愈苦，终久有个得意之时。否则，始勤终怠，言行不顾，妄相闻道，难矣。

暴弃关

至圣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颜子曰：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。孟子曰：自暴者，不可与有言也；自弃者，不可与有为也。老祖曰：吾非圣人，学而得之。上阳子曰：释迦闻佛半偈而欲舍其身，黄帝顺下风膝行而进问广成子治身奈何而可以长生。此皆自贵自重，而不可自暴自弃也。夫人秉天地五行之气而生身，有气而即有性，有性而即有命。是理气性命即寓於一身之中，不论贤愚高低，同此一理气，同此一性命。凡夫圣贤，原无分别，惟能了性命者，即是圣贤；不能了性命者，即是凡夫。孟子所谓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，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者是也。仙传云：自古飞升者三千，拔宅者八百，坐脱立亡者不计其数。凡此皆是学而知，苦而成，未有不学不苦而能知能成者。世间生知者有数，学知者居多。虽云生知，翻个筋斗，即有迷处。不学不成，学而方成。故释迦亦必师然灯；孔子亦必师项橐；老子亦必师元始。至如玉钟吕刘王张石薛陈白诸位祖师，皆是脉脉相续，口口相授，可知能学而即成，不学不能成。学之功力，岂小焉哉？世间糊涂学人，不将自己性命看重，不将自己身心修持。身在道中而知自己有道，身居宝林而不知现在有宝，认假弃真，以虚为实。或曰性命长短，乃有定数，非人所能胜；或曰仙圣是天生，非凡人所能学；或曰大道至深至奥，非等闲所能知；於是自暴自弃，自画其限，甘居苦海，蹈於沉沦，枉为人类矣。殊不知既在人类，负阴抱阳，即有天地之造化，人人可以为圣贤，人人可以成仙佛，但要至诚进步，屈己求人，由近达远，经久不怠耳。试观山中狐狸猿鹿，乃畜类耳，存神养气，静处於窟穴，年久功深，亦能隐形变化，延年益寿，而况人为万物之灵，焉有修道不成者？如曰人不能成道，岂乃兽之不如乎？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暴弃关口打通。立不易方，把有生以后气质偏病，习染累赘，一齐扫去。专心慕道，从艰难困苦中磨炼出去。不知者必欲学而知，不能者必欲学而能。迁善改过，存诚去妄

，始终如一，永无更变，大道可冀。否则，自暴自弃，不以性命为重，不以道义为贵，打混过日，醉生梦死，空空一世，一失人身，万劫难矣。

累债关

至圣曰：士志於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於议也。邱祖曰：粒米文钱皆农夫之血膏，岂无功而可受。此皆言学者须当以道为重，而不可苟图衣食也。夫修道者，所以为性命也。此身未离尘世，虽衣食不能废，但不因衣食而误性命大事。自古祖师教人素位而行，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行首贫贱。不必一定乞衣食於十方。因其上智少而中下多，故行持有安勉之分，难易之别，教人量力行之耳。盖upper智者有大身分，有大力量，不妨在市居朝，处於富贵场中，而能做出不染富贵之事。不待借人之力，直登道岸。若中下者，身分低，力量小，不能一了百当，居富贵便为富贵所累，有妨大事。故教脱离富贵，忍辱乞化，随缘度日，困心衡虑，磨炼性气，从实地上做事业，在艰难处用功夫。亦有上智之人，不爱富贵，摆脱恩爱，而甘受贫淡。一衲一瓢，游食护口，潜修密炼，使人不识，易於为功。凡此皆不在衣食上留心，但不过借十方之力，暂以养此皮囊耳。世间糊涂学人，不知十方血汗，非可轻易空受，舍其性命大事，乃以衣食为重。东募西化，饱食暖衣，正事不干，闲游浪荡，绝不思出家所为何事。既不能报父母养育之恩，又不能报皇王水土之恩，累下十方账债，怎的消化？更有一等作孽汉，头顶道冠，心藏盗蹊，苟图衣食，设法哄骗。或借而窃人财物；或装高明而受人供养；或借修庙而善中生机；今日入善人家而化钱，明日寻学好之人而乞米，东拐西骗，耍钱赌博，吃酒嚙肉，挪下十方口债，将何抵挡？邱祖所谓肉双角或有或无，一条尾千定万定者是也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累债关口打通。随缘护口，淡泊养身。一丝一线，当思来处不易；一饮一食，须知成就艰难。时时努力，步步加功，期必至於道成德备而后已。果能到道成德备之时，不但消化十方债账，即无始劫以来宿孽，皆一笔勾消，方且衣天衣，食天禄。而况尘世之物乎？否则，只知累债，不知消债；只知挪帐，不知还帐，无功无行，罪积如山，妄想知道，难矣。

高大关

道德经曰：刚强者，死之徒；柔弱者，生之徒。孟子曰：敬人者，人恒敬之；爱人者，人恒爱之。谚云：自小天下去的，刚强寸步难移。此皆言其人宜自卑自下，而不可有自高自大之心也。夫所谓高大者，予圣自雄，刚强好胜，有己无人也。惟不自高者，终必至於高；不自大者，终必至於大。何言之？不自高者能卑於人，不自大者能小於人。能卑能小，有若无，实若虚，有才而不使，有智而不用，藏其所能，示其无能；本自有知，示其无知，以之应世而世人皆喜，以之学道而师友皆悦。昔禹闻善言则拜，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

，皆是自卑自下，而不自高自大，故为大圣大贤，而万古不没也。但不自高自大之事，须要真心实意行去，方有所济。倘外而勉强卑小，内而傲气暗藏，是伏戎於0[共/（升一撇）]，内外不应，其心不真，其行不远。外恭而内不敬，所谓巧言令色，鲜仁矣。不但不能去高大之病，而反增其窝祸之病。故不自高，必至於不知有高；不自大，必至於不知有大，才是高大之病悉化矣。历代祖师，已往群真，俱在自卑自小路上修道立德，久而不怠，是以大成其事，终为人人之所不能及也。世间糊涂学人，在俗者或有富贵势利，而不肯卑小於人；或持才能学问，而不肯卑小於人；或仗年老齿尊，而不肯卑小於人。在道者或记几卷丹经，自谓有得，而不肯卑小於人；或学几段工夫，自负抱道，而不肯卑小於人；或随心任性，高傲无忌，而不肯卑小於人；或急欲速得，不耐久长，而不肯卑下於人。更有一等诡诈之徒，罔知诚心受教，而反窃取祖师法言，东挪西扯，混说乱讲，引诱露话。或师心自用，捉风捕影，班门弄斧，称能夸长。如此等类，皆是自高自大，不能自卑自小，以性命为大事也。殊不知性命大道，为世间希有之事，岂可以自高自大而妄想，又岂可以自高自大而轻得乎？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高大关口打通。把一切自满自足，傲气雄心，一笔勾消。从至卑至小处下脚步，实实落落学去。不但应世无祸无灾，而且学道必多受益。否则，自高自大，不能卑小於人，谁肯以高大之事来说？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妆饰关

道德曰：田甚蕪，仓甚虚，服文采，带利剑，厌饮食，财货有余，是为道夸非道哉。南华经曰：凡外重者内拙。孟子曰：令闻广誉施於身，所以不顾人之文绣也。凡此皆言其修道者，决不可务外失内，弃真以从假也。盖性命之学，真着实用之事，一些虚假入不得，一毫做作用不着。稍有虚假做作，不但不能修性命，而反有以坏心地。故自古修真上士，以性命为重，一衲一瓢，蓬头跣足，随缘度日，不爱华美，并无些儿妆饰。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，和光同尘，与庸俗为伍，使俗眼不识耳。昔慧能大士隐於四会猎人之中；道光禅师弃僧还俗，以了大事；重阳帝君歇宿於活死人墓；长春大起尘劳；紫清把茅盖顶；三丰衣破鞋穿；皆系为性命大事，置色身於度外，而不在色身上打点装饰也。又如咸阳张疯仙隐迹於农夫之内；涅中张睡仙身卧於冰滩之旁；白石梁仙翁打水运浆以混俗；我仙留老师背河打樵以磨练。以上群真，无非明里攻苦，暗中用功，何尝庄严身体，修饰外貌？特以所重者在内，所轻者在外，顾其真者而弃其假也。世间糊涂学人，所重者在外，所轻者在内。认其假而弃其真，事事与古人相反。或怕人笑话，而必衣巾华美；或恐惧冻着，而必多衣多服；或妆作样，[了]髻铜箍；或纳绦异样，大摇大摆；或濯人耳目，哄人供养；或坐

圓闭关，沽名调誉。如此行藏，只在假事中作工夫，何尝在性命上用心思。认其假而务其假，妄冀得真。如在海底捞月，镜中摘花，终落於空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妆饰关口打通。敛华就实，粗衣破裳，本本分分，淡淡泊泊，以性命为重，以道德为贵，反邪归正，事事落实，方有进益。否则以无为有，以虚为实，务外失内，弃真从假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假知关

至圣曰：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老祖曰：知不知上，不知知病。紫阳真人曰：纵识朱砂与黑铅，不知火候也如闲。大都全藉修持力，毫发差殊不结丹。缘督子曰：学道之士，得内外药物之真，两段作用之全，合大造化，方得所传。苟有毫发差殊，未免天地悬隔。此皆言学道必要真知确见，而不可以不知为知，有误大事也。夫学人寻师访友者，以其不知而欲求其知也。求知必要知其何者是性，何者是命，何者是阴阳，何者是五行，何者是先天，何者是后天，何者是下手，何者是休歇，何者是有为，何者是无为，何者是锻炼，何者是温养，何者是接命，何者是了性。自始至终，大彻大悟，绝无一点疑惑，方是四通八达，真知确见，而行持无差矣。倘知性不知命，知命不知性，知阴阳而不知五行，知后天而不知先天，知下手而不知休歇，知有为而不知无为，知锻炼而不知温养，知接命而不知了性，总不谓之知道。既不知道，焉能行道？盖性命之学，知的一分，行的一分，知的十分，行的十分。未有不知而能行者。是以修道者，贵乎先求其知也。但求知须要先知的自己有知有不知，果是实实知的此一件事，方可云已知之。若稍有些儿疑惑，似是而非，不谓是知。再当求人开明，心地豁亮，疑惑尽释，方谓是知。万不可以不知为知，耽误自己。世间糊涂学人，不知性命是什么，修行是怎样。学些旁门做作，曲径摆弄，糊里糊涂，自谓知道，冒然下手，非徒无益而反受害。更有一等造孽汉，以无为有，以虚为盈，不辨是非，不究邪正，以假作真。自己受伤，明知有错，尚装高人，更将错路又去教人，使人又错，阴恶尤甚。亦有亲近明师，耳听几句话头，不晓细尝滋味，以记话头为知，便在人前卖弄。或有看过几卷丹经，循行数墨，随心猜量，无头无尾，亦谓有知。纵有明师在前，不求印证。如此等类，俱是以不知为知，是谓假知，而非真知。古今学人蹈此辙者，不可枚举。呜呼！性命之事为何事，而乃如是荒唐，自欺欺人耶？殊不知，知彻方能行彻。竭力审辨，细心追求，犹恐知之不到，行之不通，必要求师。而况不知自装其知者乎？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假知关口打通，把自作聪明心肠扫去。未知者急求其知，已知者更求深知。性命事大，至道幽微。必须极深研几，愈知愈入。必到水尽山穷，见得底落而后已。若假装高明，以性命为儿戏，未知者终不知，稍知者难深知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阴恶关

易曰：同人於野，亨。至圣曰：躬自厚而薄责於人，则远怨矣。老祖曰：道冲而用之，或不盈。此皆言持身应世，须要性情和平，而不可暗藏阴恶，有妨於道也。夫学道之人，原因不好欲学好，有恶欲去恶也。但学好去恶，尤贵无心，最忌有心。无心则无我，无我则无人。无人无我，人即是我，我即是人，人我两忘。虽人有凌辱也不知，人来欺哄也不知，人来戏谑也不知，人故加害也不知，耳闻毁谤也不知，身遭大难也不知，一切外遇，逆顺境界，皆以无心应之，不结讐结冤，处於无事而已。即如同堂学事，善恶贤愚不一，一人一性，百人百性，怎合我意？或言语有伤，或行事有伪。耳闻如不闻，眼见如不见，皆当随人应，过而不计较。又如师尊教训指摘斥喝，必有过犯，更宜急速改去，加倍留心。况真师教人，拣选良材，果是志士，分外磨炼，以添志气。若是废材，听其自便，置於不问而已。故学道者，不论应世从学，皆要不起私心，常存公心，方有进益。世间糊涂学人，只要人顺己，自不去顺人。只要人奉承，不喜人直言。稍有触犯，即便不快。忘人大恩，记人小怨。阴毒藏于心胸，累年积月不能放过。虽外而巧言令色，内而暗伏锋芒。不至报复而不已。即或自有过咎，师友指摘规戒，不知自悔，明则强辩是非，暗则毁谤结冤，阴毒无比，便是匪人。绝不思性命大道，岂许匪人所知，阴毒所得？所谓嗔不除，恣不改，坠入生死轮回海，可不悲哉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阴恶关口打通，把生平嗔恨毒气，昏愚恶念，一概除去。和平应物，事事让人，担的重，受的辱，从大火坑中锻炼，在争胜场中挣出。万有皆空，一毫不纳，终久得遇真师，提出苦海。否则一言一语，不能受的，磕着撞着，便生烦恼，蛇蝎积胸，蜂虻满肚，妄想闻道，难矣。

贪酒关

孟子曰：禹恶旨酒而好善言。吕祖曰：酒色财气四堵墙，人人俱在里边藏。有人跳出墙儿外，便是长生不老方。此皆教人不可贪酒而坏正事也。盖酒为四害之首，一贪于酒，酒醉性迷，色心於此而起，财念於此而生，气性於此而发。财色与气，皆由酒起，丧德败行，亦因於酒。甚至任性乱行，蹈于水火而不知，陷于刀兵而不晓。古来多少聪明良才，英雄豪杰，往往皆遭此难，自丧性命。亦有性格良善，自有把持，贪酒不至乱，色与财气不能染者。虽不乱不染，而神昏气促，湿热薰蒸，津液涸而气血伤，无益有损。故佛家以酒为首戒，盖因为害最大也。世间糊涂学人，借祖师酒肉穿肠道在心之语，不忌腥荤不断酒之言，而便贪酒无厌，日在醉乡，昏昏沉沉，颠颠倒倒，纵性而行。或酒醉而失言伤人；或酒醉而记仇闹事；或酒醉而拿刀弄棒；或酒醉而赤身露体，信口乱说；或酒醉而倒街卧巷，廉耻不顾；或酒醉而呕吐伤气，神魂不安。

甚至日久，造作成病，饮食不入，至死不忘。亦有专心慕道，诸多偏病，皆能去的，惟于此糟粕之味，却不能戒。噫！修真之士，务要拔去历劫根尘，轮回种子，酒不过口头滋味，外来之物，不是历劫带来之根，于此小病，终身且不能去的，如何能拔去历劫轮回种子？如此之辈，岂不是以小害大，自寻死路耶？况酒之一物，不比饮食汤水，饮食数日不进，即便饿坏，若酒终身不用，有何伤事？如曰解渴，汤水甚便，何必用酒？到底是贪酒之病深沉，不肯医治耳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贪酒关口打通，把好酒一番意念，用在尽心穷理功夫上。莫被曲魔搅挠。虽酒为小节，能坏大事，狠力除去，其益甚多。否则，贪酒无厌，醉生梦死，日在混沌之乡，常居迷闷之网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怕苦关

中庸曰：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，果能此道矣。虽愚必明，虽柔必强。太古曰：睡了一时，死了一时；睡了一日，死了一日；日日有功无睡，千日便了事也。谚云：不下苦中苦，难为人上人。此皆言大好之事，必须勤苦而后成也。夫天下最大之事，须最苦之功，日久而方成。特以苦之大，成之大也。而况性命大事，岂有不苦而成者哉？苦之一字，为修道者治病之良药，惟能苦的，方能磨炼的身心，方能调治的大病。故必外而积功行，内而炼意念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处处行功，事事努力。修桥补路，损己益人，忍辱受垢，随地方便。人好的我不好，人爱的我不爱，人难受的我能受，人难过的我能过。把有生以来，习染事物，一概决去，此外苦也。内而整顿精神，坚固志气，除去情欲，扫却妄念，诸般烦恼，一切无明，狠力剪灭。不能去而必欲去，不能除而必欲除，只是一个求道的真心在内，须臾不离，其余皆不受纳，是内苦也。如此苦去，内外如一，方是真苦，方能治的大病。昔释迦雪山修炼，六祖四会用功，邱祖0[石*番]溪磨性，如诸圣贤，皆天纵之姿，还要在大苦中度出，而况后世学人，皆中下之流，岂有不苦而成者哉？世间糊涂学人，不知苦中生甜之乐，要自在得宝，安闲成道。闻说下苦，即便生愁；闻说力劳，即便作难。日间惜力养膘，饱食闲浪，夜里绵被厚褥，长眠大睡。一些利人之事不做，一点用力之处不行。无数毛病不改。或看几部丹书，或谗几卷经典，虚装有道；或云游乞化，饱食暖衣，即为本事；或坐寺居观，住持焚修，不受饥寒，以为消交。如此等类，绝不思抛离父母、丢弃妻子所为何事。若以出家为衣食，与俗人何异？何必累十方债账，岂不多此一事？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怕苦关口打通，立一个苦死不回头的念头，脚踏实地，勇猛前进。把性命二字，贴在额头上，时时刻刻留心。大凡有益之事尽力去做去，大凡无益之事尽力弃去。自己苦行以外，听师指教，一一如命，莫生怠心，日夜勤劳，久而不废，终得实惠。否则，惧怕辛苦，遂畏不果，苟延岁月

，妄想闻道，难矣。

不信关

道德经曰：上士闻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闻道，大笑之。金刚经曰：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即华言无上正等正觉心，乃信心也。易曰：中孚豚鱼，吉。中庸曰：诚者物之终始，不诚无物。是故君子诚之为贵。三教圣人垂训，皆以诚信为修道之本也。夫信者，非言语之信，非信息之信，乃真心实意之信。信之一字，其理最真，其力最大。能以感天地，通神明，转生杀，扭生死，为圣为贤，作佛作仙，为修道者第一至宝。学者认定此一字，紧抱心胸，须臾不离，则大本已立，不动不摇，不更不变。从此进步，可以闻道，可以行道；可以了性，可以了命。古来仙真，那个不从信中着脚，那个不从信中成道？但信不是悬虚妄想，不是打夥讲谭，乃是一心在道，别无二意，念兹在兹，朝斯夕斯，时刻不忘之义。非视性命为一大事者不能信；非视天下如敝屣者不能信；非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者不能信，非俯视一切，万有皆空者不能信；非至死不变，吉凶患难置於度外者不能信。若方寸之中稍有一毫疑虑，稍有一些懈怠，俱不为之信。可知真信是诚一不二，与日俱进，与时偕行之功。能如此者，日有所进；若反此者，枉度岁月。但信又要辨其是非，分其邪正。世间有误入旁门外道，持守终身，固执不化，至死不变者，何尝不是信？但信之非正，反为信害。故学道者贵乎信，尤贵乎信得其正，方是真信於道矣。世间糊涂学人，信道不笃。一日十二时中，万起万灭，任其群魔反乱，未尝一刻把道放在心上。或无事之时，忽想起翻弄书卷，未曾玩味，却又想起别事，被鬼怪将心扯去。亦有学人，一时整顿刚气，勇猛精进，辨别理义，寻师访友，久而不遇，便生怠心。或有稍闻些子香风，不见速效，便生疑惑，逡巡不前；或有入于歧路，造作成病，不悔自错，反以丹经为虚妄。如此等类，不可枚举。不能信道，焉能知道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不信关口打通。认定性命，一概邪心邪事扫去，另立起个金刚志气，实实落落向前，不管他得力为不得力，学成学不成，至死方休。暗中自有鬼神扶持，终有好事。否则，今日作此，明日作彼，忽然而前，忽然而后，或信或疑，主宰不定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无主关

易曰：拟之而后言，议之而后动，拟议以成其变化。中庸曰：言前定则不惑，事前定则不困，行前定则不疚，道前定则不穷。皆言凡有作为，贵乎先有主宰定见也。夫学道之人先要自己有主宰，有主宰，认定性命，则真心发现。真心发现自世事不能染，恩爱不去恋，名利不去贪，一切身外之事，不

挂胸怀，专心致志。艰难也能受，困苦也不知。以之穷理而理可穷，以之聆教而教可聆。盖以主宰在内，而外物不能惑也。但立主宰须辨的真假两途，真主宰有益於性命，假主宰有害於性命。若不分真假，误0[足*丽]旁门，入於假途，索隐行怪，百般做作，无益有害。究是无主宰，不名有主宰。故必先细心辨别，实实认得正路，然后在正路上立定主宰，一心一意行去，步步有益，日日见功。所谓能谨於始，自全於终也。易曰：不出户庭，无咎。盖言预有定见耳。世间糊涂学人，虽曰为性命，其实不知重性命。亦不知性命之事是何事。看的轻，视的易，模模糊糊，直然要了性命。没有一定主宰，只听梆声。今日学此，明日学彼；朝去拜李，暮去拜王，装下一肚皮古董杂贷。随意做作，及至受伤，无法医治，悔之晚矣。或有见些幻境假象，认为效验，不辨是非，误了前程；或遇真师，无有长久念头，忽来忽去。原其故，皆是无有真正主宰，所以悬虚不实，虚度岁月，空空一世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无主关口打通，拿定主宰。先穷其理，日夜用心，钻研实义，尝探趣味。不拘年月，愈久愈力。钻研来，钻研去，钻研出个眉眼，确有所知，自然主宰愈牢，智慧愈开。从此捉定这个主宰，时刻不放，再求师印证，细拨火候，指示运用，方能得真。即或误入歧途，做的不妥，心有疑惑，不妨求教高明，直告无隐，审问破疑，虽不得真，亦可免祸。否则，无有真正主宰，乃乱乃卒，不识邪正，不分真假，无有一定主宰，本欲求生，反而促死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速效关

圣经曰：格物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。道德经曰：大器晚成。上阳子曰：大修行人，尽将平时忧愁思虑艰苦之心，执着贪爱之念，悠然脱去，无一毫牵挂之念。真要形如枯木，心若死灰。古仙云：言语不通非眷属，工夫不到不方圆。又曰：还丹在一时，炼己须十月。此皆言修道必须循序而进，渐次用功，日久方得。不可躐等而求，急欲见效也。夫性命之学，长生久视之道。长生久视必须有长久之念，长久之行，年深日远，功力不废方能济事。非一朝一夕而能成。盖以人从无始劫以来，罪积如山，孽深似海。现世带来劫劫根尘、轮回种子，与夫秉受后天五行偏气，习染尘垢，千妖百怪，乱乱纷纭。迷我元神，耗我元气，盗我元精。将先天真物消化怠尽，一身纯阴。所存者一些微阳，亦隐而不彰。若欲拔尽历劫轮回根尘种子，化去后天五行偏气，积习旧染，非耐的年月，下的苦功而不能见效。盖以一毫阳气不尽不死，一毫阴气不尽不仙。故祖师设返还之道，教学者从实地上做功夫。步步出力，时时勤行，渐次用功，期必至於阴气化尽，阳气纯全而后已。所谓阴气者，即根尘偏气习染之阴；所谓阳气者，即元神元气元精之阳。试思去此阴还此阳，岂是容易而能去，等闲而能还哉？是道也，不但行持维艰

，即欲明的阴阳，亦非易事。世间糊涂学人，方入门户，即想口诀；未曾学事，即想成道。经书不究，功德不行，即遇明师，妄想顺手取宝。殊不知连城之壁，非可易得；子母之珠，最难寻求。修真妙道如壁如珠，必须下的工夫，耐得年月，方能见效。岂可倏然而得？亦有倏然而得者，不是旁门，必是曲径。旁门曲径见效易而成功难，久而必受其害。若夫真正大道，修的是先天无形之气，见效难而成功易，久而必得其益。况闻道者小圣人，成道者大圣人。欲作圣人，必要祖上有大德，自己前劫有功行，今生早遇明师，得闻大道。若祖上缺德，自己少行，如何得闻圣人之道，如何得到圣人之位？然既为学人，须当先尽人事，志诚下苦，真心聆教。行的一步有一步之益，行的十步有十步之益。即或今生今世，於大事不明，宿根已栽，来生可望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速效关口打通。立起经久不已之志，闻一善言，见一善行，即留心采取。习玩丹经，亲近明师，在切身现在处下功夫学去，纵然不能完成大道，却异常人，不於苦海作活计矣。否则，不立长久志，不存永远心，急欲见功，轻视懈怠，本欲上天，反坠於坑，妄想明道，难矣。

粗心关

至圣曰：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又曰：温故而知新。孟子曰：心之官则思，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。悟真曰：俗语常言合圣道，宜从其内细寻讨。若将日用颠倒求，大地尘沙尽成宝。古经云：识得一，万事毕；使的二，去处是；认的三，不索参。此皆教学者细心穷理，必须真知灼见，而不可粗心了事也。性命之学至重至大，不比世间寻常小事，可以将就而作，稍有些差错，欲求长生，反而促死，岂可轻易？故欲了性命，先要究明性命之理，然后好作性命之事。性命之理非身内有形有质之物，亦非身外至重至浊之物。说到这里，诸天及人皆当惊疑。其惊疑者，非身内，非身外，将在何处捉摸乎？自古旁门三千六百，曲径三百六十，各分枝叶，自拈门户。以讹传讹，以盲引盲，分枝植叶，愈久愈多。奇奇怪怪，满耳梆铃，罩眼蜂0[妄一女/虫]。有绝不经见，绝难想到，出入意外之事；有绝不似道者，仅可以哄愚迷，而不能哄明智。至於似是而非，似乎道而不是道，不是道而却似乎道，不但愚迷者信之，即明智者亦被瞒过。一入网中，终身能出。即如丹书所言阴阳五行元精元气等语，采战家以阴阳为男女，愚迷者信之，明智者必不信；工夫家以气之一呼者为阳，一吸者为阴，愚迷明智者皆信之；有人言五行是心肝脾肺肾，愚迷者信之，明智者必不信；有人言五行是神魂魄意，愚迷明智者皆信之；有人言元神是思虑之神，元气是呼吸之气，元精是交感之精，愚迷者信之，明智者必不信；有人言元神居天谷，元气在气海，元精在丹田，愚迷明智者皆信之。又如丹书所言性命元牝黄庭等象，有人言肾气为命，心神为性，愚迷者信之，明

智者必不信；有人言穷通寿夭为命，贤愚善恶为性，愚迷明智者皆信之；有人言元牝在生门，黄庭在头脑，愚迷者信之，明智者必不信；有人言元牝是咽喉，黄庭在脐轮，愚迷明智者皆信之。又如丹书所言清静虚无、冶炼金丹之说，有人言修炼内丹必须清清净净、空虚无物，外丹必须采取药物，冶炼熟成，内丹修养以了性，外丹服食以接命，不论愚迷明智者皆信之。凡此似是而非之旁门，最易惑人。古今多少聪明良材、英雄志士，皆被瞒过。碌碌一生，终无归结。殊不知修真大道，所修者先天真一之祖气。此气恍惚杳冥，曰希曰夷曰微。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抟之不得。然虽不见不闻不得，其实至无而含至有，至虚而含至实，生天地、含阴阳、包五行，万理具备，万象皆该。非可於身内求，非可於身外寻，乃在虚无中来者。性命於此寓，生死於此寄，仙佛於此成，炉鼎於此安，药药於此采，火候於此运，四象於此和，五行於此攒，金丹於此成，圣胎於此结。逆运阴阳在此，窃夺造化在此，超凡入圣在此。至於元牝门、元关窍、黄庭、土釜无不在此。所谓得其一而万事毕者即此。这一天机秘密，天地鬼神不可得而测度，岂是等闲而知，容易而晓？惟有大智大慧者方能知，惟有大功大德者方能晓，惟有力大苦者方能学，惟有大志大量者方能进，惟有细心追求，耐的久远，下的功夫，方能得。况修持有法则，作用有火候，工程有次序，节节不一，随时变通。虽要自己钻研，还求明师指点。至若丹经万卷，多是以有象比无象，以有形喻无形，岂是粗心可以会悟，大意能以见真哉？世间糊涂学人，用不得心思，下不得苦功，耐不得年月。一言半语，即要透彻；似是而非，便欲成道。认其比象，而不究实意；记其话头，而不细尝滋味。无怪乎见伪书即作伪事，遇旁门即走旁路。不辨真假，不论是非，只说门门有道，书书演真。冒作乱为，自招其祸。凡此皆粗心而不细心之故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粗心关口打通。细心钻研，把道理拨去一层入一层，悟了一条进一条。须要分开邪正，辨出是非，见的理之精髓，知的道之肯綮。自己心中了然，实实信得过。一理贯通，见的天上地下万事万物皆是如此。左之右之，前之后之，道气盈满。方是真知真见，大悟大彻，不被执象着空之事所惑矣。否则，不能细心钻研，粗心了事，知的如此而实未见的如此，犹在恍惚疑似之间，妄想直登道岸，难矣。

虚度关

至圣云：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紫阳真人曰：嗟夫！人身难得，光阴易迁，罔测修短，安逃孽报？不自及早醒悟，惟只甘分待终，若临岐一念有差，堕於三途恶趣，则动经尘劫，无有出期。三丰真人曰：拜明师，问方儿，下手速修犹太迟。此皆言学者须当年少时及早勤学，而不可虚度岁月也。夫日月易逝，光阴似箭，百年岁月

，悠忽间耳。世间万般皆假，惟有性命是真。重性命者，须当逞年少力强之时，立定主意，勇猛向前，一念纯真，寻师访友。志诚学去，寻出个救命良方，以了出世因缘。莫待气败神昏，筋骨衰疲，还不得元，复不得本，待时大化，岂不枉来世间一场。盖年少力强之时，东奔西走，饥寒困苦能以受的，神足气旺，易於为力；前程悠远，可以有造。万不可虚度岁月，打混过日，有误性命。故古人寸阴是惜，朝乾夕惕，不使一时空空放过也。世间糊涂学人，不知立志修持，贪恋世事，看不开名利，放不过衣禄。认假弃真，日谋夜算，醉生梦死，自惹烦恼，自生苦楚。喜怒哀乐而俱有，贪嗔痴爱而皆全。无益处偏去用心，有益处反不着意。即不在圣贤经书上辨理，又不於明师良友处聆教，只图丰衣足食。打伙成群，口说杂话，心生杂念，身行杂事，枉自错过时光。异日阎王老子讨要饭钱，将何支持？绝不思岁不我与，一过不来。不以性命大事为重，而反干身外伤身害命之事，是以有用之岁月，置於无用之地，岂不可悲哉！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虚度关口打通。将性命时时刻刻放在心上。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语，不可忘了。遇师受教，逢友参学。即或大道不明，亦不蹉跎岁月，终得成个好人，免造罪孽。若果专心致志，能受大苦、立大功，神明默佑，真师鉴赏，大道可冀。否则，不重性命，志气不振，空过年华，妄想仙道，难矣。

退志关

易曰：硕果不食，君子得舆，小人剥庐。古仙云：七十八十，一息若存，尚能还丹。三丰真人曰：梅寄柳，桑接梨，传与修真作样儿，自古神仙栽接法，人老原来有药医。此皆言年老者不可灰心退志，半途而废，必须毫而好学，愈老愈勤，至死方休也。夫金丹之道，归根复命，返老还童，重复接命之道也。返老还童非是易形变像、容颜如童之说，乃是归根复命，返还於神全气足，无亏无欠，娘生本来面目也。本来面目不难返还，特患人无志气恒心耳。虽年老力衰，而先天灵根未曾全泯，但不过为后天客气消磨亏伤矣。若遇明师，诚求栽接之法，用功修持，增其阳气，损其阴气，增之又增，损之又损，增损到无可增损处，亏者而仍圆，无者而复有，依然当年囫囵罔圉、完完成一个原本。此便是归根复命；此便是返老还童；此便是接命之法。接得命住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再做向上事业，直达圣域，老何病乎？昔葛仙翁六十岁闻道，住证凌霄卿相。吕祖五十四岁闻道，修成大罗天仙。紫清六十四岁闻道，修成不坏真身。三丰七十余岁闻道，修成十极大罗真人。以上祖师皆是年老成道，修道何拘老少乎？然则有志者虽年老亦成道，无志者虽年少不成道。志之为功大矣哉！世间糊涂学人，当年少之时，既不下肯心，虚度岁月，及其年老，心灰意冷，即思退步，别务事业。或有早遇明师，得闻香风，自己下不的攻

苦，若存若亡。迟延至老，自委无力可辨，即便歇足不前。凡此皆始勤终怠，自误前程，将谁咎乎？殊不知先尽人事，后待天命。走过一步少一步，作的一事了一事，立定至死方休的念头，纵然不生不能直登千峰顶头，能上半山，较之山下之人，不啻云泥之异。若因年老退志，四大平放，不肯向前，自画其限，所谓阎王不叫，自送其死也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退志关口打通。须要年老志强，诚心办事。间或大事不成，宿根已栽，后世来生一出头来，便异於人，决能成道。如有大德大力，不惧生死，现世即能了事。否则，委於年老，不肯努力，自退志念，到的回头一着，手忙脚乱，无处归宿，难矣。

夸扬关

老祖曰：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至圣曰：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《玉枢经》曰：以诚而入。古仙曰：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此皆教人诚实用功，而不可虚张声势也。夫修真之道，至精至细，最详最深，必须审问慎思，极深研几，功力日久，而后见真。必须志念坚固，脚踏实地，愈久愈勤，而后得真。非可以似是而非、隔靴搔痒，草草了事；非可以轻薄自满、空搭虚桥而已。若明道稍有些儿恍惚，行道稍有些儿悬虚，不但不能行，而且不能知。故学道者，期必至於真知确见、真履实践为贵欤。世间糊涂学人，学下几个功夫，自负有道，数黄道白，人前混说乱讲；做过几日搬弄，见的有些效验，自谓得道，装模做样，目中无人。凡此皆是卖弄精神，以不知为知，以不是为是，自夸其能，虚沾其名。殊不知性命之学，原是为己，非是为人；原是顾内，非是顾外。当未闻道之时，急欲求其知，须要细心辨别以穷理。及其闻道之后，急欲求其行，须当潜修密炼以用功，始终一味，诚心办事，别无二念。所谓用志不分，乃凝於神，更何有闲暇工夫在人前夸能喧扬，沽名钓誉哉？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夸扬关口打通。如愚如讷，谨言慎行，莫持己长，莫图虚名，以性命为重，真心实意前行。未闻道者低头学道，已闻道者低头修道。若到功果完满之时，至诚前知，神通广大，自不夸而人俱夸，自不扬而人皆扬。方且百世而后，说者称奖，闻者仰慕，永传不朽，何须自夸自扬，以图虚名哉？否则，无而为有，虚而为盈，自是自足，欺己欺人，妄想成道，难矣。

幻景关

悟真曰：不移一步到西天，端坐诸方在眼前。项后有光犹是幻，云生足下未为仙。又曰：女子着青衣，郎君披素练。见之不可用，用之不可见。三丰曰：空即色，色即空，识破真空在色中。了了真空无色相，法相长存不落空。此皆言大道无形无象，不着於幻景也。夫性命之道，真常之道也。真常之道，不怪诞，不奇异，无形色，无做作，无勉强，自自然然，平平常常。故老君谓之自然，孔圣谓之中庸，释迦谓之无住。特人在道中而不知道耳。只因有生以后

，气质性发落於后天造化，顺其阴阳陶冶，内而妄念纷纷，外而六门勾引，内外交攻，本来自然者变为不自然，中庸者变为不中庸，无住者变为有所住，真者潜而假者发，失其本来面目矣。是以祖师设以术延命之法，从有为而入无为，由渐修而至顿悟，仍返还於自然、中庸、无住，真常永久不坏耳。未尝於自然、中庸、无住、真常之外，别有增减也。虽云夺造化、转生杀、逆阴阳、扭气机、结金丹、凝圣胎、自外有身等事，只是完的一个真常物事，岂有借取一切有形有质非类杂物乎？既云真常，有何景象？若有景象，则非真常，而不自然，不中庸，不无住矣。世间糊涂学人，闻金丹之说，疑其必有丹之景象；闻蟾光之说，疑其必有光之景象；闻偃月之说，疑其必有月之景象；闻霞光之说，疑其必有霞之景象；闻红光之说，疑其必有红之景象；闻结胎之说，疑其必有胎之景象；闻元关一窍之说，疑其必有关之景象；闻元牝之门之说，疑其必有门之景象。更有旁门外道之徒，行内观之功，而见五脏，自谓见了景象。或坐定心之功，耳闻仙乐，目见光华，自谓坐出景象。或行住想之功，神游仙境洞天，见有龙凤楼台，自谓有真景象。或眼视一处，久而神光外散，忽明忽暗，自谓有了景象。或默朝上帝，久而神不守室，云来雾去，觉在空中，自谓道成景象。或运气逆升，觉的上下轮转，骨节冲透，自谓开关景象。或服气餐霞，觉的腹中响动，丹田有物，自谓结丹景象。如此等类，皆是认其幻景，以假为真。轻则受其病患，重则伤其性命。殊不知真常之道，非色非空，无形无象，岂有奇奇怪怪之幻景乎？至于大道完成，身外有身，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，无形生出真形，无象生出实象。聚则成形，散则化气，有仍是无，无而实有，有无不立，与虚空同体，有何景象？不特旁门外道，幻景不是道，即修持正道，功深日久，识神作殃，亦现奇怪幻景，来败吾道。或报吉凶，或化鬼怪，或化美女仙童，或化虎豹狼蛇，等等异形。若稍着意，铅飞汞走，大事坏矣。大抵正道没幻景，幻景非正道。总而言之，不认幻景为妙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幻景关口打通，把一切执象空寂等事扫去。从自然真常处留心穷究，自有个无象之象，空而不空之实理，可以了性，可以了命。否则以幻景为真，不但旁门固坏大事，即正道亦坏大事，而欲成道，难矣。

耻辱关

道德经曰：江海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。金刚经曰：忍辱波罗密。传大士曰：频经五百劫，前后极时长。承仙忍辱力，今乃证真常。此皆言修道者，贵乎能受耻辱也。夫载道之人，其心如山，其量似海。山之作为物，云来雾去随他，林遮雪盖随他，风吹火热随他，而山之本体，不动不摇，万古如此。学道者，志念坚固，遇贫穷而不知，逢灾患而不晓，其心亦是如此。海之为物，混浊甜苦之水来也容的，九江八河之水入也容的，0[]0[]蛟蜃潜藏也容的

，而海之本量，不增不减，永久如此。学道者，能忍辱受垢，遇逆事而不争，处卑下而不耻，其量亦是如此。特以为性命者，能受人之所不能受，方能载人之所不能载。故仲夫子衣敝缁袍，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。颜子一簞食、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颜子不改其乐。曾子缁袍无表，颜色肿脰，三日不举火，十年不制衣，正冠而缨绝，捉衿而见肘，纳屣而踵决，曳蹠而歌商颂，声出金石。长春受恶人拳打，顺受而不争；紫清被横逆喝骂，喜纳而不校。以上圣贤，皆是中之所谋者大，而身外一切不顺之境，非礼之加，俱所不计也。世间糊涂学人，纵性而行，由心而作。身处贫寒，见富贵者，而羞愧，自不多事，遇横逆者即动火。磕着撞着便起无名；言语稍犯，即要争辨。更有一等愚人，妄想学道，而又不尊重道。或挟贵而问，或挟贤而问，或挟长而问，或挟有助劳而问，或挟故而问，不肯虚心诚求。或在众人触目之地，努起身份，大模大样，不能低头，怕人笑话。殊不知自大者终不大，自尊者终不尊。如此举止，纵有祖师对面，神仙同室，何益於事？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耻辱关口打通。把一切世事上假耻假辱，置於度外，另取出个不能明道、不能成道之真耻真辱。立定志念，努力前行，自有无限好事来临。否则，以不耻为耻，以不辱为辱，好强争胜，只欲人服我，我不去服人；只知高於人，不知下於人。妄想闻道，难矣。

因果关

易曰：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书曰：作善，降之百祥；作不善，降之百殃。又曰：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参同曰：初正则终修，干立未可持。正阳翁曰：种麻即得麻，种黍即得黍。此皆言有因必有果，凡事谨之於始，自能全之於终也。盖天地间一切大小事物，皆有因果。善有善之因果，恶有恶之因果。为善者必有善报，为恶者必有恶报。为善者，善之因也；善报者，善之果也。为恶者，恶之因也；恶报者，恶之果也。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，毫发不爽。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念念归善，不使有一些恶念生於方寸之中。非礼不履，非义不行，行行皆善，不使有一件恶行见於日用之间。念念善，行行善，因善，而果未有不善者也。试观世间杀人者偿人命，救人者人报恩，感以善，应以善，感以恶，应以恶，此感彼应，有因有果，自然而然。所谓一念之善便是天堂，一念之恶便是地狱，天堂地狱，惟人自造。孟子曰：祸福无不是自己求之者。老子曰：祸福无门，惟人自招。观此而因果之理，岂不显然易见哉？世间糊涂学人，不信因果，损人利己，伤天害理，无所不为。或骗化十方，以为得计；或假装有道，以哄愚迷；或借黄白假术，而破人家产；或以闺丹邪事，而引人作恶；或枉口嚼舌，而毁谤高明；或阴谋暗箭，而坏人好事。诸如此类，皆是不信因果。殊不

知作善作恶，是修结果之路。修成善路，异日造物者，送你善路上去享福；修成恶路，异日造物者，送你恶路上去受罪。谚云：要知前世事，今生受者是。要知后世事，今生作者是。此言真实不虚，不信来世，试观现世，现世少年作善者，老年受福；少年作恶者，老年受罪，此人人共知共见者也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因果关口打通。一念一事，须要谨慎，一动一静，不可忽略。先学一个不作孽、不造罪的好人，然后理会大事，以图上进，庶乎有造。若因果不论，即要学道，又要作孽，明知明昧，罪上加罪，妄想闻道，难矣。

书魔关

悟真曰：契论经歌讲至真，不将火候著於文。要知口诀通元处，须共神仙仔细论。又云：卦中设象本仪形，得象忘言意自明。举世迷徒惟执象，却行卦气望飞升。上阳子曰：大道从来是强名，阴符道德始存经。神仙次第丹经续，口诀安能纸上明。此皆言读经书而不可偏执经书也。夫经书典论，千比万喻，所以为后世学人开明路，指大道，劈邪示正。其中药物真假、作用是非、工程次序、修性修命无一不备，但其言幽隐，其理深奥，以有形比无形，以有象喻无象，非可粗阅而知，亦非可以私猜而晓。况性命之学，不比世间有形有象之物能以显言明书，至於性命之所以然，大道之所以妙，议之则非，言之则失。丹经子书虽极力形容，有言之而言不及，书之而书不出，其能言能书，亦大略耳。学道者用心钻研，会的大略，便能识的门户，分的邪正，从此再求明师，方有进益。若执经书以意猜度，依己偏见，自谓道即在是，再不就正於有道，误之甚矣。故弃经书全不理论，固是大错，若执经书再不求人，更是大错。弃书执书皆非也。世间糊涂学人，看过几卷丹书，见有铅汞砂银之说，不入于服食，便归于烧茅；见有男女彼我之说，不入于闺丹，便归于采取；见龙虎龟蛇之说，不疑为肝肺，便认为心肾；见颠倒逆运之说，不疑为后升，便认为前提；见清静无为之说，不疑为空寂，便猜为存想；见以术有为之说，不疑为搬运，便误为扭捏；见泥丸、黄庭、元关、众妙门、昆仑顶等说，便疑为色身有方有所之穴窍；见谷神、婴儿、圣胎、金丹、法身等说，便疑为身内有气有血之结聚。如此之类，不一而足，各凭己见，自拈门户，以假为真，碌碌一生，终无所成。不但无益，而且有损。原其故，皆由执书为道，不求明师，中了书魔，误了大事。圣人云：博学之，审问之。若只博学，而不审问，所谓饶君聪慧过颜闵，不遇真师莫强猜者是也。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书魔关口打通。不要为书所误，先须细玩经书，辨别邪正，认定门户，访求明师，以证是非。万不可自作聪明，似是而非，草草了事。否则执书为道，自以为得，妄想成道，难矣。

着空关

佛曰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法不说断灭相。智者禅师曰：法法生妙法，空空体不空；断灭不断灭，智觉悟深宗。心经云：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悟真曰：饶君了悟真如性，未免抛身却入身。何似更兼修大药，顿超无漏作真人。缘督子曰：今人学道者不得正传，不悟平叔未炼还丹莫入山之说，惟欲避喧求静，遁世远人，出妻屏子，离尘绝俗，穷谷深山独居孤处，以为自高，如此则弃世间法也。三丰子曰：再休夸清静无为也得还丹。此皆言大道真空不空，而非顽空寂灭之学也。夫道也者，至无而含至有，至虚而启至实，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，乃法则两用，有无一致，无为而无不为。试观天地无为而万物生，日月无为而四时运，圣人无为而天下治，是为无为之中而有为，非空空无为之说。若以空空无为为道，则道为死物，非天地日月圣人之道，乃木雕泥塑无用之道，何足以为道哉？夫所谓道者，径路也。人通行为路径，无人行者非路径。可知性命之学，必先求其知，而后努力其行，知所以为行，行所以全知。况修真者，修行也，空寂之学，何云修行，谓之守空则可，谓之修行则不可。故顽空事物，古人有磨砖作镜之讥，积雪为粮之讽，盖因其虚而不实也。世间糊涂学人，不究道之源流，不辨理之是非。或灰心止念，忘物忘形；或空谷守静，一尘不染；或守定一窍，养气存神；或目注顶上，一意不散；或对镜定视，冀望出神；或念存明堂，想像赤珠。如此等类，皆是顽空断灭之事，非是修道，实是味道，如何能复初归根，了性了命，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，超出乎阴阳造化之外哉？况人自有生以来，受后天阴阳五行之偏气，又带无始劫以来轮回根尘之杂气，若无点化群阴之大法，扭转造化之本领，只以空空无为毕其事，怎能返阴为阳，拔去历劫孽苦种子乎？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着空关口打通。急访明师，另求个起生回生实落事务，早下功夫，莫要捉风捕影，望梅止渴，耽误前程，空过岁月。否则，空空无为，无捉无拿，有何实济？妄想成道，难矣。

执相关

金刚经曰：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。圆觉经曰：我今此身，四大假合。悟真曰：阳里阴精质不刚，独修一物转羸尪。劳形按影皆非道，服气餐霞总是狂。又后序云：今之学人，取铅汞为二气，指脏腑为五行，分心肾为坎离，以肝肺为龙虎，以神气为子母，执津液为铅汞，不识浮沉，宁分主宾，何异认他财为己物，呼别性为亲儿？古仙云：莫执此身云是道，此身之外有真身。此皆言不执色身以为道也。夫修真之道，先天之道，先天之道，能以无形化有形，能以无象生实象，能以夺造化、窃阴阳、逆气机、了生死，非同一切在色身上作工夫者可比。色身为四大假合之物，外而眼耳鼻舌口，内而心肝脾肺肾，与夫骨节穴窍，皆是假物，那有一件是真。大限一到，一堆朽骨臭肉。若执此身而

修，如何了得性命，出得生死？故老祖云：吾之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，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可知色身为人生之大患，因其是大患，故祖师留金丹大道，教人修持性命，去假保真，脱此大幻也。脱去大患，自有无患者存。无患者，真身也。真身又名法身，又名阳神。此身修成，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焚，入金石无碍，阴阳不能铸，造化不能拘，与天地同长久，与日月同光明，修色身者，焉能到此地位？世间糊涂学人，不辨是非真假，乱学冒做，如夜间走路，梦中作事。或摇骨而摆髓，或推前而运后，或拆东而补西，或运气撞顶门，或逼精而上脑，或行八段锦以活骨，或运六字诀以提气，或以两肾中间为元关，或以肾前脐后为黄庭，或以口鼻为玄牝，或以丹田为命根，或以天谷为性地，或以心肾为婴儿姹女，或以肝肺为青龙白虎，或吸气过脐轮至丹田为胎息，或运气撞三关，至脑后为开关。更有拭目咽津、纳清吐浊、摸脐勒便，等等摆弄作为，不可枚举，皆谓之执相，皆是在皮肉囊上做事业，破插袋内弄虚头，与先天性命之道，天地悬隔。到的年满月尽，一无所持，可不伤哉！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执相关口打通。把性命二字着实下个实落功夫，追究出个下落。如何是性？如何是命？性于何处存？命于何处寄？果然将性命二字辨的分明、认的真确，即知性命不在眼耳鼻口舌身，不在心肝脾肺肾，不在三百六十骨节，不在四肢百脉血液，别有个无方无所、无形无象的秘密物事。不在内，不在外，正在虚无寂寞之境。从此进步，便有着落，不至认假失真，为旁门所误。否则，不知性命是何物，在一身上下乱摸揣，有形有质处乱做作，妄想成道，难矣。

闺丹关

老祖曰：万恶淫为首。悟真云：房中空闭尾闾穴，误杀阎浮多少人。古经云：若说三丰采战法，直教九祖沉沦。此皆言御女闺丹，不但无益於性命，而且大损於阴德也。夫所谓金丹者，原本也。此丹此本，人人具足，个个圆成，处圣不增，处丹不减。本来性命一家，阴阳混合，五行同气，亦无可修，亦无可证，只因先天阳极，后天阴生，性命两处，阴阳相隔，五行错乱，足者有亏，圆者有缺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亏者愈亏，缺者愈缺，而固有原本全失，埋没不彰。故祖师设金丹返还之道，使人重复修持，返之还之，仍归於具足圆成、无亏无缺原本而后已。返还之道，即返还於性命一家，阴阳混合，五行同气耳。返还之法，仍是在阴阳五行中修持，故有男女、彼我、婴儿、宅女、金公、木母、女子郎君、黄婆媒聘等等法象。千方比喻、万样形容，总以明和合阴阳、攒簇五行耳。故吕祖云：效男女之生，必发天机，而作洩天之机。盖道法与世间男女生人之道无异，其所异者，借凡父凡母而生色身，借灵父圣母而生法身。圣凡之间，一顺一逆，天地悬隔。三丰所谓顺为凡，逆为仙，只在

中间颠倒颠者是也。然其事虽与世间男女生人之道同，并不著於世间男女幻相。丹书所谓阴阳者，即灵父圣母也；即吾身中之真阴真阳也。真阴真阳，亦非身中后天有形有质之阴阳，乃无形无质之阴阳。一身后天之阴阳且用不得，而况身外男女阴阳乎？世间糊涂学人，不思性命乃无形无象、无方无所之物事，误听盲师邪说淫词，於世间男女肉皮囊上作事物。或弄三峰采战；或行九浅一深；或度九女为九鼎九转；或采首经，按前后三；或摘首经梅子为服人参果；或取经后鲜血，为吞真红铅；或神交而体不交；或隔帘而口吸气；或男下女上为颠倒阴阳；或男抽女气为依坤种乾；或服妇乳为接补；或御少女为炼剑；如此等类，不可胜数。出丑百端，秽污不堪，寡廉鲜耻，行同禽兽。道至如此，尚忍言哉。更有一等愚而又愚，罪上加罪之造孽头，借祖师之名，作淫邪伪书，传流后世，引人为恶。或以闺丹注解古经，紊乱圣道，如彭好古、知几子，自欺欺人，学者误入笼中，终身难出，岂不可惧可怕。噫！性命之道，乃至清至洁、至尊至贵真阴真阳二气交感，在虚无中凝结成象，名曰圣胎，又谓男儿有孕。虽曰胎孕，非血气有形之物，乃精粹清阳之气，凝聚而成。若取少女之浊血浊气而凝结成胎，不但不是上天堂之圣胎，适以成入地狱之鬼胎。求其为人而不可得，何敢望仙乎？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闺丹关口打通。将淫欲等等门路，扫个干净，另寻出个真阴真阳，打成一片，自然有一点灵苗於中生出。可以作仙，可以作佛，与天地同长久。否则，淫欲作恶、损人伤德，天良已坏，妄想成道，难矣。

炉火关

徐真人曰：杂性不同类，安肯合体居。淳于真人曰：同类易施功，非种难为巧。紫阳真人曰：休炼三黄及四神，若寻众草更非真。阴阳得类归交感，二八相当自合亲。潭底日红阴怪灭，山头月白药苗新。时人要识真铅汞，不是凡砂及水银。又云：休泥丹灶费功夫，炼药须寻偃月炉。自有天然真火候，不须柴炭及吹嘘。三丰真人曰：五金八石皆是假，万草千方总是差。金虾蟆、玉老鸦，认得真的是作家。此皆言金丹大道，非炉火烧炼之术也。夫所谓金丹者，金取其坚刚不坏之义，丹取其圆成无亏之义，坚刚圆成，故名金丹，即本来先天真一之灵宝。一名先天真一之气，一名生物之祖气，一名先天灵根，一名元始宝珠，总而言之曰真灵至精之气。此气在儒则曰太极，在释则曰圆觉，在道则曰金丹。无形无象，非色非空。然虽无形而能生有形，无象而能生实象，非色而能生妙色，非空而却是真空。本於先天，藏於后天，为性命之根、仙佛之种、圣贤之基。知而修之，可以脱生死、出造化、超凡入圣、不生不灭，但人认不得这个根本种子，所以当面错过。若欲认得的，非可妄猜私议，必求明师口传心授，方能见真，又要明师细指药物真假、火候是非、工程次序、

作用法则方可进步。古来仙经，演说细微，形容奥妙，其理其法无一不备，其如千变万化，方便立名，随物取象，杂物撰德，以有象比无象，以有形喻无形，分散辩论，各指一理一法而论。其意幽隐，内藏天机，难以显言，教学人得象忘言，得意忘象，自穷处究，自会自悟耳。穷之不得，究之不明，就证有道。由博而约，自疑而悟，非是即书即道也。其实祖师一言一语，皆是性命切近妙用，身心分内实学，并非舍近求远，借用世间滓质之物也。世间糊涂学人，道在迩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诸难。不究其意，但认其象，不穷其理，仅记其言，猜枚打谜，各出己见。见有大小金丹之说，而即疑为有形有质之物；见金鼎玉炉之说，而即疑为泥灶铜铁之具；见铅汞药物之说，而即疑为水银黑锡之凡物；见黄芽白雪之说，而即疑为烧炼升打之灵霜；见文烹武炼之说，而即疑为柴炭吹嘘之凡火。以金石草木之浊物，锻炼服食，妄想接无形之性命。殊不知竹破须将竹补宜，抱鸡当用卵为之。世间凡物与我性命非类，安能接得性命？又有一等痴迷汉，借祖师金丹入口，点化凡躯之说，或借信道金丹一粒，蛇吞立变成龙，鸡餐亦乃化鸾鹏之名句，而遂烹炼金石砂汞三黄四神之药，妄想吞服飞升，变形易象。绝不思浊肉浊骨，金石之药怎能点化变形飞升？愚之甚矣。况金石之药本来有毒，加之火炼，药毒火毒结于一处，其毒愈大，服之而烂肠坏肤，未有不丧其命者。昔九江张尚书信服食，吕祖点化不悟，题诗於门曰：可惜九江张尚书，服药失明神气枯。不知还丹本无质，谬饵金石何太愚。后果失明。可知金石之药不能济事，反而坏事，古今受此症者，可不胜数。更有一等贪财作孽之辈，借祖师欲求天上宝，须要世间财之语，以为买鼎办药，非财不成，而遂东觅外护，西寻巨富，哄骗愚人，肥肉美酒，混吃混喝。或用增银之法，或去红铜之血，或烧铅点汞，或烧茅炼铜。凡此等类，皆是假物，怎能成真？甚至盗去真物，换出假物，拐人资财，败人家产，忍心狠心如同贼寇，其恶其毒，尚可言哉？昔正阳祖师传与吕祖黄白之术，利人济物，吕祖因三千年以后還元，恐害后人，不愿为之。其居心为何如？炉火迷徒，不知积德而反伤德，服祖师之服，背祖师之行，大丧天良，纵然人容，天岂能容哉？吾劝真心学道者，速将炉火关口打通。把一切烧炼、丹药、烹煎、茅法等等不善事物扫去，在身心性命上细心钻研，寻出个乾坤炉鼎，找出个乌兔药物，运三昧真火，锻炼成宝，方有实济。否则以金石为点心，以毒药为命宝，无益有损，妄想成道，难矣。

以上五十条，皆学人要命关口、阴路大魔，须要关卡打通，方好进步。若有一关不通，即被此一关挡住，任尔盖世英雄，拔山烈汉，寸步难行。学者须要认得真，信得过，虽不能遽然皆通，渐次着力，终有打通之日。倘认不真，信不过，终在关内，而不能出於关外，欲上大路，除是插翅而飞，腾云而过

，岂不误了前程？一切学人，将这些关口略不经意，看为小可，舍近求远，舍易求难，自己病根不去，妄想他人家业；自己人事不尽，妄想他人天宝。谁肯将家业交於病汉，谁肯将天宝付於匪人？夫性命之道，天下第一件大事，天下第一件难事，非大力量、大功德之大丈夫载不起，作不成。果能诸般关口，便是大力量、大功德之大丈夫，若遇明师一点，大道大望，直登彼岸，纵横顺逆没遮拦，步步见功，何愁道之难成乎？

绝言歌

曾忆昔年落魄时，一念精诚访真师。燕京河南枉跋涉，山右关中空奔驰。眼里多见狮驼怪，耳边只闻狐狸辞。尽说神仙容易遇，谁晓正道最难知。否极泰来神明告，指无金城求大道。龛谷老人非等闲，出言吐语俱深奥。附耳说破元牝门，当时阴阳能颠倒。大机大用本自然，不似旁六强作造。临别分付谨收藏，先尽人事再商量。止因离的座下早，后事不明暗心慌。一十三年疑团抱，汉上幸沾仙留光。挖出天根并地髓，指示乌肝与兔肠。火候急缓仔细说，工程前后分明诀。修性修命有勉安，观窍观妙安时节。四象和合丹始还，五行混一胎即结。阴尽阳纯方圆成，打破虚空无生灭。耳中听得这真詮，豁然贯通入妙玄。始终条理皆了悟，从此才识天外天。琪花瑶草面前有，白雪黄芽身内全。左之右之皆珠宝，前也后也俱金莲。这个天机怎寻讨，要寻必须立志早。先把世事尽丢开，次将情缘一概扫。虚心自下访高明，极深研几探理脑。苦尽自然生出甜，志坚终久得真宝。悟元平素发愿深，大公为怀无私心。惟望人人登圣域，常喜个个闻法音。曲径外道乱正道，铜点汞金充真金。学者多入漫天网，志士每进黑松林。这些冤屈何处告，临时悔迟枉泣号。大抵理路不细穷，盖因悬虚无定操。那知圣道有真传，怎晓造化岂易盗。若非大行与大功，蓬莱咫尺空心躁。可笑世间糊涂人，妄想天衢反落尘。以盲引盲伤阴德，即讹传讹入迷津。吾今不忍大道坠，因此细把祖脉陈。非是沽名与钓誉，岂图饶舌乱鼓唇。参悟直指破譬语，周易阐真火候序。前后辩难别是非，道德会义定规矩。原旨作用俱明言，会心药物皆细叙。指南悟道演精微，破疑通关结道侣。辞句愈浅理愈明，节目极小功极精。谨细自卑能高上，慎微由虚而能盈。若还舍近求远事，终必图大误前程。不如先治切身病，莫要躐等想长生。说到这里无剩义，修行法则没余地。千言万语皆演真，一条一句有深意。不比包皮外象谭，尽是成仙了道秘。虽然现世少知音，留与后贤细酌议。吾今老矣不耐烦，愿心已了欲绝言。塞兑闭门毁智虑，敛华就实顾本原。眼内不观尘世事，心中长挂混元幡。如愚如讷无知识，阴阳造化一手掀。